

左傳輯釋

十九

東 京 圖 書 館			
二 冊	四 號	四 架	五 函
和書門			儒書類

117
21
33

左傳輯釋卷二十三

日南 安井衡 著

明治年文部省交付

定公

名宋襄公之子昭公之弟諡法安民大慮曰定

經元年春王公之始年而不書正月公即位於六月

故衡案王三月當連書而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

師晉執人于天子之側而不以歸京師故但書其執

不書所歸衡案稱人以執而名仲幾罪之也據傳庚寅執仲幾不受功士伯怒執之以歸是庚

寅執之也長歷以庚寅為正月十六日昭三十二年

十一月有己丑庚寅為己丑後六日則長歷雖不

中亦當不遠然則晉人執仲幾在正月而經書之三月

月歸諸京師然後以告諸侯故經書三月傳言三月歸諸京師者釋經所以書三月也

執仲幾于京師於文不得又言歸諸京師然夏六月

則執即歸歸即執言執足矣故不復言歸耳

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告於廟故書至戊辰公即位

定公不得以正月即位失其時故詳而日之記事之

宜無義例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公在外薨故八

月乃葬九月大雩無傳過也衡案蓋旱也傳不言旱前數書旱義可推也

立煬官煬公伯禽子也其廟已毀季氏禱之而立其

官書以譏之冬十月隕霜殺菽無傳周十月今八月

隕霜殺菽非常之災

傳元年春王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

狄泉將以城成周魏子泣政泣臨也代天子大夫

為政顧炎武云此即上年南面之事而傳再書之者兩收而失刪其一也蓋周之正月為晉之

十一月而庚寅即己丑之明日士彌牟既已分役

豈有遲之兩月而始裁宋仲幾乃不受功者乎且

此役三旬而畢矣王引之云昭三十二年傳冬十

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

泉尋盟且令城成周與此為一事不應已見於前

年冬十一月又見於是年正月也以經考之仲孫

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

參曹人昔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書於昭三

十二年冬不書於定元年春則狄泉之會實在前

年而不在是年明甚晉語敬王十年劉文公與襄

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書餼糧以令役於諸侯己丑正在庚寅之前一日蓋十一月十四日令役十五日遂設板築也若以庚寅裁為正月十六日事則豈有自十一月己丑令役歷兩月之久而始設板築者哉衡案昭三十二年傳及此傳載城成周之事其所會之地同其事與言亦同故顧以爲一事兩收而王則證之經文參之國語斷然以此傳爲失其實矣今詳考傳文三十二年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者特傳城成周之令而已未即城也故傳云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令力呈反謂命之士彌牟營成周者營者表其位也既表其位因量度工役所須使諸侯大夫各知己所當築作歸率徒庸具材用再來京師以從事於工役也故下文承之曰以令役於諸侯屬役賦文書以授帥又曰韓簡子臨之以爲成命曰令曰命未嘗一言及裁築可見特以命城未即城也未即城而三十二年經書城成周者仲孫何忌歸以晉命告廟時公薨于乾侯定公未立無所稟命以告廟爲重故經從而書之既已書之矣一事不當再書故此年役興經不復書之此理之最易

見者又何疑經不書於元年春哉凡周人言歲皆以夏正言昭公三十二年之十一月夏之九月定公元年之正月夏之十一月同在一年中故國語言是歲而韋昭以爲定公元年其義精矣未足以爲此傳失實之證也顧王皆以庚寅爲己丑明日不知三十二年會於狄泉之大夫特聞徵會之命而來及既盟之後始知城成周徒庸未至材用未具而今日屬役賦文明日即使之裁慢令視成莫此爲甚諸侯安能應其命哉且營成周據傳所載頗亦多端士彌牟雖才力絕倫恐非一日所能辦況書以授帥而效諸劉子然後韓簡子臨之以爲成命亦當費一二日傳言己丑者特舉其始耳非謂一日了之而必謂以己丑明日裁其不通情勢亦甚矣二十五年傳稱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成人宋樂大心曰我不輸粟我於周爲客若之何使客以此推之仲幾不受功乃宋國定論非一人私見也蓋仲幾受城周之命歸以告諸大夫諸大夫不可至此年春使仲幾再會于狄泉以防晉命故辨之疾持之堅且此役三旬而畢果以昭三十二年十一月城之諸侯之大夫當以是冬

歸國、晉人安得至三月執仲幾于京師也、傳又云、齊高張後、不從諸侯、若係三十二年之事、經當書齊人、或沒其人、不書、而顯然、書高張、無所貶責、抑又何說也、庚寅在己丑後六十日、諸侯之大夫受令以歸、率役具材以來、容此日數、始能辨裁、益信事推之、前年冬令之、至此年春城之、分明是兩事、傳各從實而書之、經則書令而不書事、一書義既明也、若夫魏舒兩奸位、而衛彪偁兩議之、死期已兆、觸處皆見、猶趙孟將死、衆人皆知而議之、不足怪也、**衛彪偁**、衛大夫、曰、將建天子、立天子之居、而易位以令、非義也、大事好義、必有大咎、晉不失諸侯、魏子其不免乎、是行也、魏獻子屬役於韓簡子、及原壽過、簡子韓起孫不信也、原壽過周大夫、而田於大陸、焚焉、禹貢、大陸在鉅鹿北、嫌絕遠、疑此田

在汲郡吳澤荒蕪之地、火田、并見燒也、爾雅、廣平曰陸、還卒於甯、甯今脩武縣、近吳澤、**范獻子**去其柏椁、以其未復命而田也、**范獻子**代魏子為政、去其柏椁、示貶之、**孟懿子**會城成周、不書、公未即位、衡案、前年書城成周、故此不復書、**庚寅**、栽、栽設板築、**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邠**吾役也、欲使三國代宋受功役也、邠、小邾、衡案、宋本、淳熙本、翻宋經注本、役、薛宰曰、宋也、下有邠、小邠三字、今本多脫、**薛宰**曰、宋為無道、絕我小國於周、以我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為踐土之盟、在僖二十八年、曰、凡我同盟、各復舊職、若從踐土、若從宋、亦唯命、衡案、若、猶或也、**仲幾**曰、

踐土固然固曰從舊薛舊為宋役薛宰曰薛之皇

祖奚仲居薛以為夏車正皇大也奚仲為夏禹掌

車服大夫奚仲遷于邳邳下邳縣仲虺居薛以為

湯左相仲幾奚仲之後若服舊職將承王官何故

以役諸侯承奉也仲幾曰三代各異物薛焉得有

舊言居周世不得以夏殷為舊衡案物猶禮也為宋役亦

其職也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言范獻子新為

政未習故事衡案凡掌一事皆謂之政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之屬皆是

也韓不信新政謂城周之事非國政也若指范獻

子獻子時在國不得言歸視諸故府矣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求

故事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山川

鬼神盟所告士伯怒謂韓簡子曰薛徵於人典籍

故事人所知也宋徵於鬼取證於鬼神宋罪大矣

且己無辭而抑我以神誣我也啓寵納侮其此之

謂矣開寵過分則納受侵侮必以仲幾為戮乃執

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知以歸不可故復歸之

京師衡案仲幾不受功而執之則執之蓋在正月矣而經書之三月者貶晉以歸且以正仲幾

之罪也城三旬而畢乃歸諸侯之戍齊高張後不從

諸侯後期不及諸侯之役衡案昭三十二年狄泉之會經書高張是張未

嘗後期也而此傳云高張後不從諸侯以此推之往牟令役而今年就功益明以顧王之精於稽古

不能據此傳以定兩會之各為一事何也晉女叔寬曰周襄弘齊高張

皆將不免叔寬女寬也襄叔違天高子違人天既

厭周德襄弘欲遷都以延其祚故曰違天諸侯相

帥以崇天子而高子後期故曰違人衡案叔本或作弘非天

之所壞不可支也衆之所為不可奸也為哀三年

周人殺襄弘六年高張來奔起夏叔孫成子逆公

之喪于乾侯成子叔孫婁之子季孫曰子家子亟

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

之且聽命焉衆事皆諮問子家子子家子不見叔

孫易幾而哭幾哭會也不欲見叔孫故朝夕哭不

同會衡案幾與期通詩云卜爾百福如幾如式疏釋幾為期節是也朝夕哭有定期子家羈不

欲見叔孫故叔孫請見子家子子家子辭曰羈未

得見而從君以出出時成子未為卿君不命而薨

羈不敢見言未受昭公之命託辭以距叔孫叔孫

使告之曰公行公為實使羣臣不得事君二子始

謀逐季氏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宋昭

公弟定公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

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

使不敢以告不敢叔孫成子名對曰若立君則有

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

出者入可也

貌出謂以義從公與季氏無實怨

衡案

貌猶禮也貌出謂禮公以出無忠誠之心者

寇而出者行可也與季氏

為寇讎者自可去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君昭公

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墮公子宋先入

衡案蓋叔孫傳季氏欲立宋之意故先入

從公者皆自壞墮反出奔六

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諸侯薨五

日而殯殯則嗣子即位癸亥昭公喪至五日殯於

官定公乃即位季孫使役如闕公氏將溝焉闕魯

羣公墓所在也季孫惡昭公欲溝絕其兆域不使

與先君同

正義闕是先公葬地春秋言氏猶言家故謂公之墓地為公氏言是公死之家

也宅榮駕鸞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駕鸞

魯大夫榮成伯也旌章也

衡案駕本或作駕錢大昕云依正文常用鳴假

借同音則駕亦通也阮元云作駕與葉抄釋文命按說文無駕字今從石經淳熙本岳本旌表也自

表明縱子忍之後必或恥之乃止季孫問於榮駕

鸞曰吾欲為君諡使子孫知之為惡諡對曰生弗

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衡案言自信惡

君之

秋七月癸巳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之為司

寇也溝而合諸墓明臣無貶君之義

衡案魯侯墓兆之外溝而

限之季氏欲葬昭公於兆中而溝絕之榮駕鸞諫乃葬之溝外孔子又溝於其外使昭公與羣公同

兆故同一溝也而季昭公出故季平子禱于煬公

九月立煬官平子逐君懼而請禱於煬公昭公死

於外自以為獲福故立其官也衛案煬公伯禽之子

于煬公者煬公以弟繼兄季氏欲廢昭公子以立其弟故禱之耳立煬官傳不言非禮者義可知也

周鞏簡公棄其子弟而好用遠人簡公周卿士遠

人異族也為明年鞏氏賊簡公張本

經二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無傳

雉門公宮之南門兩觀闕也天火曰災秋楚人伐吳

囊瓦稱人見誘以敗軍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無

傳

傳二年夏四月辛酉鞏氏之羣子弟賊簡公傳言

棄親用疎所以敗也桐叛楚桐小國廬江舒縣西

南有桐鄉吳子使舒鳩氏誘楚人舒鳩楚屬國曰

以師臨我教舒鳩誘楚使以師臨吳我伐桐為我

使之無忌吳伐桐也僞若畏楚師之臨己而為伐

其叛國以取媚者也欲使楚不忌吳所謂多方以

誤之衛案曰以下吳子命舒鳩氏之言非使舒鳩

氏誘楚之詞或解我為舒鳩自我是以曰以下為舒鳩誘楚之詞不與秋楚囊瓦伐吳師于豫

章從舒鳩言吳人見舟于豫章僞將為楚伐桐而

潛師于巢實欲以擊楚冬十月吳軍楚師于豫章

敗之楚不忌故衛案料奇兵到巢變所遂圍巢克

之獲楚公子繁、繁守巢大夫、邾莊公與夷射姑飲酒、私出射、姑邾大夫出辟酒、闔乙肉焉、奪之杖以敵之、奪闔杖以敵闔頭也、為明年邾子卒傳。

經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無傳正義三傳皆無其說

不知何故乃復賈逵云刺緩朝見辭失所不諱罪已賈雖為此解於傳無文不可從故杜不言二月

辛卯邾子穿卒再同盟夏四月秋葬邾莊公六月乃

葬緩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拔地闕

傳三年春二月辛卯邾子在門臺門上有臺衡案四方

而高曰臺門上恐不得有臺蓋門臺即觀臺也禮天子諸侯臺門門左右地高架屋於其上謂之臺門兩觀起於上故又名觀臺傳五年公遂登觀臺以望而書是也互詳於傳五年臨廷闔

以餅水沃廷衡案廷朝也諸侯三門唯雉門有觀臺內為治朝外為外朝此廷蓋謂外朝

邾子望見之怒闔曰夷射姑旋焉旋小便命執

之見其不繫執射姑弗得滋怒自投于牀廢于鑪

炭爛遂卒廢隋也先葬以車五乘殉五人欲藏中

之繫故先內車及殉別為便房蓋其遺命莊公下

急而好繫故及是下蹠疾也秋九月鮮虞人敗晉

師于平中平中晉地獲晉觀虎恃其勇也為五年

士鞅圍鮮虞張本冬盟于郟郟即拔也脩邾好也

公即位故脩好蔡昭侯為兩佩與兩裘佩佩玉也

以如楚獻一佩一裘於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

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

如楚有兩肅爽馬子常欲之成公唐惠侯之後肅

爽駿馬名

正義爽或作霜賈逵云色如霜紉馬融說肅爽雁也其羽如練高首而脩頸馬

似之惠士奇云當用賈逵注載見正義漢注多舊典遺言杜預盡去之而益以臆說正義所載者千

百之十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或相與謀請代先

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之子常子

常歸唐侯自拘於司敗竊馬者自拘曰君以弄馬

之故隱君身隱憂約也棄國家羣臣請相夫人以

償馬必如之相助也夫人謂養馬者唐侯曰寡人

之過也二三子無辱皆賞之蔡人聞之固請而獻

佩于子常子常朝見蔡侯之徒命有司曰蔡君之

久也官不共也言楚所以禮遣蔡侯之物不共備

故明日禮不畢將死遣蔡侯之禮蔡侯歸及漢執

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自誓言

若復渡漢當受禍明如大川蔡侯如晉以其子元

與其大夫之子為質焉而請伐楚為明年會召陵

張本

經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無傳未同盟而赴

以名癸巳正月七日書二月從赴衡案杜以癸巳為

置閏於歲終而杜改置之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

此年十月是以違一月耳

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
 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於召陵
 先行會禮入楚竟故書侵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
 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
 召陵會劉子諸侯總言之也繁昌縣東南有城皐亭
 復稱公者會盟異處故杞伯成卒于會無傳六月葬
 陳惠公無傳許遷于容城無傳秋七月公至自會無
 傳劉卷卒無傳即劉蚡也劉子奉命出盟召陵死則
 天王為告同盟故不具爵葬杞悼公無傳楚人圍蔡
 不服故也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無傳孔圉孔

羈孫士鞅即范鞅葬劉文公無傳冬十有一月庚午
 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師能左右
 之曰以皆陳曰戰大崩曰敗績吳為蔡討楚從蔡計
 謀故書蔡侯以吳子言能左右之也囊瓦稱人貪以
 致敗不能死難罪賤之柏舉楚地昭三十一年傳曰
 六年十二月庚辰吳其入郢今以十一月者并數閏

正義長歷推此年閏十月庚辰又是十一月二十九
 日其月垂盡并數閏得為十二月也衡案五年三月
 辛亥朔據此上推大小相間此年十二月晦為辛亥
 庚辰在辛亥前三十日則庚辰十一月晦也及云者
 追及前人也庚辰為十一月晦則亦是追及十二月
 故云六年及此月也史墨之言不違毫厘杜解及此
 月為十二月所以費解也楚囊瓦出奔鄭書名惡之庚辰吳入郢

弗地曰入，吳不稱子，史略文。

正義公羊穀梁以為吳於戰稱子為其憂中國

故進而稱爵及其入郢君舍於君室大夫舍於大夫室反為夷狄之行故貶而稱吳左氏無此義故杜顯而異之衡案傳云庚辰吳入郢舉經文也以班處宮子山處令尹之官夫槩王欲攻之懼而去之夫槩王入之釋經所以不稱爵也左氏義與公穀同但其釋經例以序事故杜孔不曉耳

傳四年春三月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

文公王官伯也晉人假王命以討楚之久留蔡侯

故曰文公合諸侯晉荀寅求貨於蔡侯弗得言於

范獻子曰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

乎水潦方降疾瘡方起中山不服中山鮮虞棄盟

取怨無損於楚晉楚同盟伐之為取怨而失中山

不如辭蔡侯吾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晉敗

楚侵方城在襄十六年祇取勤焉乃辭蔡侯晉人

假羽旄於鄭鄭人與之析羽為旌王者遊車之所

建鄭私有之因謂之羽旄借觀之正義計羽旄所用其費無多晉

人自應有之而襄十四年范宣子假羽旄於齊此

又假羽旄於鄭者或當制作巧異故聞而借觀之

衡案羽旄唯見於此及襄二十五年傳他書無所

見而晉人皆假之則其制必有異明堂位有虞氏

之旂夏后氏之綏注云綏當為綏讀如冠鞋之綦

有虞氏當言綏夏后氏當言旂此蓋錯誤也綏為

注旂牛尾於杠首所謂大麾疏云但注旂竿首未

有旒繆此下文云明日或旒以會旒即旒也無旒

與此為一物之名者別周禮春官司常云旂車載
旌杜解羽旄為旌故云王者遊車之所建然司常
又云凡軍事建旌旗則
旌所建不止遊車也
明日或旆以會或賤者也

繼旆曰旆令賤人施其旆執以從會示卑鄭晉於

是乎失諸侯傳言晉無禮所以遂弱將會衛子行

敬子言於靈公子行敬子衛大夫曰會同難難得

宜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嘖至也煩言忿爭陸祭云管子嘖

室之議房玄齡云謂議論者言語謹嘖荀子嘖然而不類楊倞曰嘖爭言也此嘖有煩言若曰嘖然

有煩亂忿其使祝佗從祝佗大祝子魚阮元云詩爭之言耳

魚子魚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書舜典正義論語疏引傳並作祝鮀衡案佗字子魚舊本從魚是也公曰善乃使子

魚子魚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

刑書若又共二共二職徼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

常隸也隸賤臣也社稷不動祝不出竟官之制也

社稷動謂國遷正義劉炫以社稷動謂軍行衡案下文云君以軍行被社稷鼓祝奉

以從劉君以軍行被社稷鼓師出先有事被禱於說是也

社謂之宜社於是殺牲以血塗鼓鞀為釁鼓祝奉

以從奉社主也於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謂朝會

君行師從二千五百人卿行旅從五百人臣無事

焉公曰行也及皐鼬將盟將長蔡於衛欲令蔡先

衛畝衛侯使祝佗私於萇弘曰聞諸道路不知信

否若聞蔡將先衛信乎萇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

也。蔡叔周公兄，康叔周公弟。正義史記管蔡世家云：武王同母兄弟十

人，母曰大妣，文王正妃也。其長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次曰管叔鮮，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如

彼文，則蔡叔周公弟也。今以蔡叔為周公兄者，以僖二十四年，富辰言文之昭十六國，蔡在魯上，明

以長幼為次，賈逵等皆言蔡叔周公兄，故杜從之。衡案：葺弘欲以始祖長幼序國，蔡叔果周公之兄，

當長蔡於魯，而今獨長於衛，則未嘗以蔡叔為周公兄也。富辰先言管蔡，後言魯衛者，蓋管蔡一類，

魯衛亦一類，周人語古者，恒並稱之，故富辰亦先言管蔡耳，非以蔡叔為周公兄也。先衛不

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

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蕃屏周。故周公相王室

以尹天下，尹正也。於周為睦，睦親厚也。以盛德見

親厚，分魯公以大路、大旂，魯公伯禽也。此大路、金

路，錫同姓諸侯車也。交龍為旂，周禮同姓以封。夏

后氏之璜，璜美玉名。封父之繁弱，封父古諸侯也。

繁弱，大弓名。惠棟云：鄭康成曰：封父國之名。荀卿子曰：繁弱，鉅黍古之良弓也。馬宗璉

云：宰相世系云：封氏出自姜姓，至夏后氏之世，封氏列為諸侯，汴州封丘有封父亭，即封父所都。高

誘曰：繁弱，良弓所出地也。因為弓名。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

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

醜。醜，衆也。衡案：宗氏，小宗也。別族，宗小宗者，類醜其徒屬也。以法則周公

用，即命于周，即就也。使六族就周，受周公之法，制

是使之職事于魯，共魯公之職事。衡案：職主也。以昭周

公之明德，昭顯也。分之土田陪敦，陪增也。敦厚也。

釋文、陪本亦作倍、陳樹華云、說文培字注云、培敦土田山川也、从土音聲、則培乃陪本字、作倍非也、衡案、土田至彝器、皆物名、解陪敦為增厚、不倫、說文、陪作培、則敦亦當讀為墩、平地有堆曰墩、培小阜也、故傳與、**祝宗卜史大祝宗人大卜大史凡四土田對舉耳、**

官備物典策、典策春秋之制、正義服虔云、備物國

國君威儀之物、若今繳扇之屬、備賜魯也、衡案、典策謂凡古典史策、備物當以服說為正、服古作備、與備字相似、王引之、**官司彝器**、官司百官也、彝器

常用器、正義官司彝器謂百官常用之器、蓋罍壘

有定制、不須別賜之、故正義釋為百官常用之器、然土田陪敦以下、或一字一物、或二字一物、未有

以四字為一物者、則其說非也、蓋官司與祝宗卜

史一例、伯禽新國於曲阜、其臣未多、故分堪百官、有司之任者、以賜之耳、**因商奄之民**、商奄國名也、彝器宗廟祭祀之器、

與四國流言、或迸散在魯、皆令即屬魯懷柔之、正義

詩稱四國流言、毛傳、以四國為管蔡商奄、則商奄各自為國、奄則此奄是也、馬宗璉云、案郡國志、魯

國是曲阜、本商奄之民所居、淮夷近魯、鄭書序注云、奄在淮夷之旁、即商奄在魯國之證、奄本殷諸

侯、故曰商奄、說文、郟國在魯、括地志、兗州曲阜縣奄里、即奄國之地、衡案、奄馬說是也、但言奄本殷

諸侯、故曰商奄、則未是、不期會孟津者八百、皆本殷諸侯、亦可皆冠以商邪、不思甚矣、今案、魯西與

衛鄰、衛未必盡得紂畿內之地、則魯國西境亦得紂畿內之地、下文云、皆啓以商政、以此、故言因商

奄之、**命以伯禽**、伯禽周公世子、時周公唯遣伯禽

之國、故皆以付伯禽、正義劉炫云、伯禽猶下命以

穆王命、君牙為周大司徒、作君牙、即以君牙為篇、與此同也、惠棟云、伯禽唐詩百篇不載、封伯禽事

別見洛誥、唐叔有、**而封於少暉之虛**、少暉虛曲阜歸禾、故皆不載也、

也。在魯城內，分康叔、康叔衛之祖，以大路少帛，績

棧旃旌，少帛雜帛也。績，棧大赤，取漆草名也。通帛

為旃，析羽為旌。正義：雜帛者以帛素飾其側，大赤是通帛，知少帛是雜帛也。績是漆

赤之草，棧即旆也。阮元云：說文：績，赤繒也。是績為正字。王引之云：少帛蓋即小白。逸周書：克殷篇：縣

諸小白，孔晁注曰：小白，旗名。齊桓公名小白，蓋以旗為名，少與小，帛與白，古字並通。衡案：密須之鼓

文王伐密所獲，以此例之，小白必武。王所縣紂頭，王讀少帛為小白是也。大呂，鐘名。殷

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

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甫田之北，竟畛塗所經也。

略界也。武父，衛北界。圃田，鄭數名。正義：周禮：遂人

深四尺，溝上有畛，容大車，衡案：畛亦界也。封畛謂封而界之。取於有閭之土，以

共王職，有閭衛所受朝宿邑。蓋近京畿，取於相土

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為湯沐邑。王東巡守以助

祭泰山。馬宗璉云：詩：相土烈烈，鄭箋云：相土，居夏

侯。此相土之東都。蓋相土出長諸侯之地。襄九年

傳：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相土因之。竹書紀

年：相土遷商丘，是東都即商丘也。聘季授土，聘季周公弟，司空陶

叔授民。陶叔，司徒。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康誥周

書，殷虛朝歌也。皆啓以商政，疆以周索，皆魯衛也。

啓，開也。居殷故地，因其風俗，開用其政，疆理土地

以周法，索法也。衡案：民安所習，不變其俗，政易成也。故皆啓以商政，以此推之，魯得紂畿內之地，益明疆杜，訓疆理。然則下文疆以戎

道竊謂疆謂為之封疆殷封諸侯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周變其法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了二百里男百里但以理勢言之舊諸侯無功者不可盡增其地姑仍舊制其懿親元功新封者則皆以周法疆以周索蓋謂此也唯然故子產孟子論諸侯之地皆曰方百里蓋以殷法言之也祝鮀欲明其尚德故曰疆以周索戎地多荒少墾以封諸侯疆土不得不廣故又建一法以均穀土謂之戎索是以邊遠之國其地必廣此雖無據亦理之可推者也

分唐叔唐叔晉之祖以大路密須之鼓密須國名闕鞏申名

洁洗鐘名懷姓九宗職官五正懷姓唐之餘民九宗一姓為九族職官五正五官之長

正我懷姓居在晉地而不言殷民知是唐之餘民也言懷姓九宗則皆姓懷矣知一姓而有九族也劉炫云職主也正長也主官事者有五長分五宗為五官使主之此九宗蓋宗有一人數少者當宗不足立官并之為五使五

官領九宗或以為於懷姓之內立五正使分主九宗衡案隱六年傳曰翼九宗五正頃父之子嘉父是五正九宗之長蓋懷姓世置五長以分治之命成王不獨分九宗并其官賜之故曰職官五正

以唐誥而封於夏虛唐誥誥命篇名也夏虛大夏

今大原晉陽也**啓以夏政亦因夏風俗開用其政**

疆以戎索大原近戎而寒不與中國同故自以戎

法衡案狄之曠莫萊多而田少封土不廣不足以共王職故邊竟之國其土必大於爵成王封唐叔亦從是法故**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

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

不尚年也管蔡啓商基間王室基毒也周公攝政

管叔蔡叔開道紂子祿父以毒亂王室王引之云基之言基

基謀也、間犯也、謂謀犯王室也、爾雅曰、基謀也、康誥曰、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維、鄭注以基為謀、是也、廣韻、基教也、一曰、謀也、訓基為教、本於宣十二年傳、楚人基之、脫扁注、訓基為謀、疑即此傳、舊注也、玉篇、謀、謀也、廣韻、基、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謀也、謀、基、基、並字異、而義同、

蔡蔡叔、周公稱王命、以討二叔、蔡放也、釋文、蔡蔡叔、上素達

反、以車七乘、徒七十人、與蔡叔車徒而放之、其子

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為己卿士、為周公臣、

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命為蔡侯、其命書云、王曰、胡

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胡、蔡仲名、若之、何其使蔡

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為大宰、康叔為司

寇、聃季為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五叔管叔、鮮

蔡叔、度、成、叔、武、霍、叔、處、毛、叔、聃、也、正義、史記云、聃季、載、杜云、毛叔

聃、又不數、叔、振、鐸、者、杜、以、振、鐸、非、周、公、同、母、故、不

數、之、或、杜、別、有、所、見、不、以、管、蔡、世、家、為、說、陸、祭、云、

逸、周、書、及、史、記、皆、云、毛、叔、名、鄭、此、作、聃、誤、也、且、聃

季、是、毛、叔、弟、何、容、乃、取、兄、名、為、封、國、之、號、斯、必、不

然、矣、陶、淵、明、集、聖、賢、羣、輔、錄、作、毛、叔、圍、李、淳、云、杜

蓋、據、僖、二、十、四、年、文、昭、之、名、以、為、此、皆、大、妣、子、也、

然、案、書、顧、命、有、毛、公、固、以、大、傳、兼、司、空、者、非、無、官

也、故、王、肅、謂、畢、毛、皆、文、王、庶、子、史、記、管、蔡、世、家、有

曹、叔、無、毛、叔、以、無、官、之、說、案、之、則、史、記、為、長、蓋、無

官、者、不、為、王、朝、之、官、也、杜、謂、曹、與、周、公、異、母、者、以

上、言、五、叔、無、官、下、又、獨、提、曹、說、也、不、知、上、言、五、叔、

相、妨、**曹文之昭也**、文王子與周公異母、**晉武之穆**

也、武王子、曹為伯甸、非尚年也、以伯爵居甸服、言

小、今將尚之、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為踐土之盟、衛

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踐土召陵二會

經書蔡在衛上霸主以國大小之序也子魚所言

盟歃之次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文公魯申僖公

衛武叔武蔡甲午莊公鄭捷文公齊潘昭公宋王

臣成公昔期茲丕公也齊序鄭下周之宗盟異姓

為後藏在周府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略略

道也衛案略界也故云復此時周衰甚文武之境

不可得而復故杜解略為道陸祭釋為法度

然襄弘欲必興周當時之人以為違天祝

鮑輔張而言之故云欲復文武之境也而不正

其德將如之何襄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

長衛侯於盟反自召陵鄭子大叔未至而卒晉趙

簡子為之臨甚哀曰黃父之會在昭二十五年夫

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

敖禮無驕能以能驕人無復怒復重也無謀非德

非所謀也無犯非義傳言簡子能用善言所以遂

興沈人不會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秋

楚為沈故圍蔡伍員為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郤

宛也在昭二十七年伯氏之族出郤宛黨伯州犂

之孫詬為吳大宰以謀楚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

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為質

於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唐侯不書兵屬於吳

蔡舍舟于淮汭，吳乘舟從淮來，過蔡而舍之，自豫章與楚夾漢，豫章漢東江北地名，左司馬戍謂子常曰：子汭漢而與之上下，汭緣也，緣漢上下，遮使勿渡，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以方城外，人毀吳所舍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三者漢東之隘道。惠棟云：冥阨九塞之一，高誘曰：在楚，史記蘇秦傳云：塞郢阨，徐廣曰：郢江夏郢縣，棟謂郢阨即冥阨也。墨子非攻篇曰：吳闞閭次注林，出於冥阨之徑，戰於柏舉，中楚國而朝，當子常不順司馬之計，濟漢轉戰，至於柏舉，其時吳既出隘而西，楚事不可為矣。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黑楚武城大夫，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用軍器不可久也，不

如速戰。衡案：體氣透革則柔軟，不堪用，故革不可久也。史皇謂子常：楚人

惡子而好司馬，史皇楚大夫，司馬沈尹戌，若司馬

毀吳舟于淮，塞城口而入，城口三隘道之總名。衡案：三隘道蓋在方城，故總稱城口。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

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禹貢漢水至大別

南入江，然則此二別在江夏界，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知吳不可勝，史皇曰：安求其事，求知政事，難

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言致死

以克吳，可以免貪賄致寇之罪。衡案：言一死可以償罪，此時吳勢張甚，雖史皇亦知其不可克矣，下文以其乘廣死，自踐其言也，說解也。十一月庚午，二

師陳于柏舉、經所以書戰、二師吳楚師、闔廬之弟
 夫槩王晨請於闔廬曰、楚瓦不仁、瓦子常名、其臣
 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
 弗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
 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
 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鄆
 史皇以其乘廣死、以戰死、衡案、知勸子常、背司馬而速戰之非、故死以償罪也、吳從楚師、及清發、清發水名、將擊之、夫槩王曰
 困獸猶鬪、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
 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鬪心矣、半濟而後可

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爲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
 之、敗諸雍澁、五戰及郢、奔食、食者走、不陳、故不在
 戰數、正義傳例皆陳曰戰、林堯叟云、楚走不暇食、故吳人食其食、而又從之、陸祭云、清發之戰、半濟而擊之、則亦非皆陳而戰矣、何得數之爲五也、蓋自小別至大別、三戰、自柏舉至此、又五戰、則雍澁亦在其數、但傳文高簡、舉其大略耳、衡案、林讀奔字、句絕、是也、爲如殺雞爲黍之爲、爲食、謂炊飯、楚人炊飯正熟、而吳人追及之、楚人駭、不食而奔、故吳人食其飯、而又從之也、皆陳曰戰、經例也、傳自爲文、則凡兵合皆謂之戰矣、三戰數往、故曰濟、漢而陳、自小別至大別、三戰、其戰不足記、故特舉其數、以示破竹之勢耳、五戰數來、故曰五戰、至郢、然則此五戰在雍澁之後、其戰不足記、故傳亦以五戰總之、己卯、楚子取其妹季芊畀我以出、涉
 也、杜陸皆非、睢、睢水出新城、昌魏縣、東南至枝江、縣入江、是楚

王西走釋文世族譜季芊界我皆平王女也服云

界我季芊之字雖音七餘反顧炎武云下

文但言季芊知非二人衡案季其輩行因以為字

芊楚姓季芊猶言伯姬叔姬界我別是一人下文

也但言季芊者界我無事可記世族譜以為二人是

可知矣女子二十雖未許嫁亦笄而字蓋季芊年

二十無嫁端故笄而字耳非許嫁而夫死也正義

適鍾建非也鍼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

吳師燒火燧繫象尾使赴吳師驚却之庚辰吳入

郢以班處宮以尊卑班次處楚王宮室林堯叟云

次處楚王君臣之宮子山處令尹之宮子山吳王子夫槩王

欲攻之懼而去之夫槩王入之入令尹官也言吳

無禮所以不能遂克左司馬戌及息而還息汝南

新息也聞楚敗故還敗吳師于雍澨傷司馬先敗

吳師而身被創初司馬臣闔廬故恥為禽焉司馬

嘗在吳為闔廬臣是以今恥於見禽謂其臣曰誰

能免吾首吳句卑曰臣賤可乎司馬曰我實失子

可哉失不知子賢三戰皆傷曰吾不可用也已句

卑布裳剄而裹之司馬已死剄取其首衡案司馬

用也已是尚未死也唯尚未死故布裳於前而剄

之首墜裳上乃從而裹之也若已死必仆在地上

當剄而裹之不必先布裳於地此亦可以見其未

死矣未死而剄之者司馬重傷不可用恐其為敵

所獲故藏其身而以其首免傳言司馬之忠壯楚

子涉睢濟江入于雲中入雲夢澤中所謂江南之

夢、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
肩、王奔鄖、鍾建負季芊以從、鍾建楚大夫、由于徐
蘇而從、以背受戈、故當時悶絕、鄖公辛之弟懷將
弑王、曰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辛蔓成
然之子鬬辛也、昭十四年、楚平王殺成然、辛曰、君
討臣、誰敢讎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讎、詩曰、
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唯仁者
能之、詩大雅、言仲山甫不辟彊陵弱、違彊陵弱非
勇也、乘人之約非仁也、滅宗廢祀非孝也、弑君罪
應滅宗、動無令名非知也、必犯是、余將殺女、鬬辛

與其弟巢、以王奔隨、吳人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
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於楚、而君
又竄之、竄匿也、周室何罪、君若顧報周室、施及寡
人以弊天衷、弊成也、陸粲云、傳二十八年、皆弊王
室、注弊助也、衡案、弊說文作

弊、云、喉、犬、厲、之、也、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集韻、訓、勸、勉、是、也、

楚子在公宮之北、隨公宮也、吳人在其南、子期似
王、子期昭王兄公子結也、逃王而已為王、曰、以我
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曰、以隨之
辟小而密邇於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于今未
改、若難而棄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唯一人、一

人楚王若鳩楚竟敢不聽命吳人乃退鳩安集也

鑣金初宦於子期氏實與隨人要言要言無以楚

王與吳并欲脫子期衡案鑣本或作鑣今從足利本石經王使見王

喜其意欲引見之以比王臣且欲使盟隨人辭曰

不敢以約為利此約謂要言也此一時之事非為

德舉故辭不敢見亦不肯為盟主陸祭云此約與上乘人之約義

同謂不敢乘君父困約之時以為利也衡案辭辭見王也曰以下自述其辭見之意陸解約為困約

是也杜以曰以下為辭見之詞故解上句云欲使盟隨人解此句云亦不肯為盟主然傳直言使見

而已未嘗及盟約蓋杜見下文言盟謂鑣金辭盟乃使子期盟不知割子期之心特取其血而已至

盟王自為之不始使臣下盟也王割子期之心以與隨人盟當心

前割取血以盟示其至心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包胥楚大夫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復報

也衡案史記作覆林堯叟云復與覆同下文申包胥曰我必能興之復與興對讀為覆是也申

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

申包胥如秦乞師衡案戰國策說此事曰昔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焚冒勃

蘇贏糧潛行上崢山踰深溪蹠穿膝暴七日而薄秦王之朝雀立不轉晝吟宵哭七日不得告水漿

無入口焚冒楚武王之兄史記作蚡冒勃蘇即包胥蓋包胥出於蚡冒故戰國策謂之焚冒勃蘇而

服虔注左氏亦曰王孫包胥也傳稱申包胥者蓋食邑於申因以為氏耳曰吳為封豕

長蛇以荐食上國荐數也言吳貪害如蛇豕虐始

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

左傳卷三十三

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場之患也吳有楚則與秦鄰
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與吳共分楚地若楚之
遂亡君之士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撫存恤
也、衡案、靈寵也、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
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伏猶處
也、陸粲云、伏隱也、謙言、未獲所竄隱之處、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
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為
之賦無衣詩秦風取其王于興師脩我戈矛與子
同仇與子偕作與子偕行九頓首而坐無衣三章
章三頓首秦師乃出為明年包胥以秦師至張本

經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無傳夏歸粟于
蔡蔡為楚所圍飢乏故魯歸之粟於越入吳於發聲
也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無傳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傳五年春王人殺子朝于楚因楚亂也終閔馬父
之言夏歸粟于蔡以周亟矜無資亟急也越入吳
吳在楚也六月季平子行東野東野季氏邑還未
至丙申卒于房陽虎將以璵璠斂璵璠美玉君所

佩、正義案說文云璵璠魯之寶玉璵璠是一玉惠棟云案說文孔子曰美哉璵璠遠而望之負若也近而視之瑟若也一則理勝一則孚勝明是兩玉正義非也仲梁懷弗與懷亦

季氏家臣曰改步改玉昭公之出季孫行君事佩

璵璠祭宗廟今定公立復臣位改君步則亦當去

璵璠陸祭云周語晉文公請隧王弗許曰改行改

言服其服則行其禮晉侯尚在臣位不宜有隧也

今仲梁懷之言亦此意若曰季孫人臣未改君步

則不宜改玉矣杜謂季孫前此嘗佩璵璠祭宗廟未必然也陽虎欲逐之告公

山不狃不狃曰彼爲君也子何怨焉不狃季氏臣

費宰子洩也爲君不欲使僭既葬桓子行東野桓

子意如子季孫斯及費子洩爲費宰逆勞於郊桓

子敬之勞仲梁懷仲梁懷弗敬懷時從桓子行輕

慢子洩子洩怒謂陽虎子行之乎行逐懷也爲下

陽虎囚桓子起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

車五百乘以救楚五百乘三萬七千五百人子蒲

曰吾未知吳道道猶法術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

自稷會之大敗夫繫王于沂稷沂皆楚地吳人獲

遠射於柏舉遠射楚大夫其子帥奔徒奔徒楚散

卒以從子西敗吳師於軍祥楚地秋七月子期子

蒲滅唐從吳伐楚故九月夫繫王歸自立也以與

王戰而敗自立爲吳王號夫繫奔楚爲堂谿氏傳

終言之惠棟云王符云堂谿谿名在西平司馬彪

郡國志云汝南吳房有堂谿亭廣韻引作棠古吳師敗楚師于雍滋秦師又敗吳師吳師居

麋、麋地名。子期將焚之。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

能收，又焚之，不可。前年楚人與吳戰，多死麋中，言

不可并焚。子期曰：國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以歆

舊祀。言焚吳復楚，則祭祀不廢。豈憚焚之，衡案言死者可歆祀，豈憚見焚哉。焚之而又戰。吳師敗，又戰于公塔之谿。

楚地名。吳師大敗，吳子乃歸。囚闔與罷闔，與罷請

先遂逃歸。與罷楚大夫，請先至吳而逃歸。言吳唯

得楚一大夫，復失之，所以不克。葉公諸梁之弟后

臧從其母於吳，不待而歸。諸梁司馬沈尹戌之子

葉公子高也。吳入楚，獲后臧之母。楚定，臧棄母而

歸。葉公終不正視，不義之。馬宗建云：沈尹戌曾為闔廬臣，故諸梁之母在吳。是諸梁為沈尹戌子審矣。王符潛夫論以諸梁為戌之第三弟，高誘以沈諸梁為葉公子高之父，皆不若傳文足據。元凱注為精確矣。衡案：沈尹戌初臣闔廬，其妻蓋吳女，故吳之入楚，其親挈之以歸，而后臧從之耳，非俘囚也。乙亥，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

文伯，季桓子從父昆弟也。陽虎欲為亂，恐二子不

從，故囚之。而逐仲梁懷。冬十月丁亥，殺公何藐、藐

季氏族。己丑，盟桓子于稷門之內。魯南城門。庚寅，

大誣，逐公父獸。及秦遄，皆奔齊。獸，即文伯也。秦遄

平子姑壻也。傳言季氏之亂，昌欲反。楚子入于郢

吳師已歸，初鬪。辛聞吳人之爭官也，曰：吾聞之不

讓則不和，不和不可以遠征。吳爭於楚，必有亂。有亂則必歸，焉能定楚？王之奔隨也，將涉於成臼。江夏竟陵縣西有白水，出聊屈山，西南入漢。藍尹疊涉其帑，疊楚大夫，不與王舟。及寧，王欲殺之。寧安定也。子西曰：子常唯思舊怨以敗，君何效焉？王曰：善，使復其所。吾以志前惡，惡過也。王賞鬬辛。王孫由于，王孫圉鍾建鬬巢申包胥。王孫賈宋木鬬懷九子皆從。王有大功者，子西曰：請舍懷也。以初謀弑王也。王曰：大德滅小怨道也。終從其兄，免王大難，是大德。陸祭云：尋傳所記鬬懷，但有弑君之謀，曾無從王之績。昭王此意，當是以其兄

鬬辛之故，若曰以兄之德滅弟之怨耳。馬宗璉云：觀辛巢以王奔隨，則懷猶欲殺王也。衡案：陸馬是也。但懷之欲殺王，意在報父讎。申包胥曰：吾為君非謀奪其國，昭王所以滅怨也。

也。非為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且吾尤子旗，其又

為諸。子旗蔓成，然也。以有德於平王，求欲無厭。平

王殺之。在昭十四年，遂逃。賞王將嫁季芊，季芊辭

曰：所以為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

以為樂尹。司樂大夫。馬宗璉云：鍾儀世為伶人，鍾氏之族，蓋世掌樂官，故鍾建

亦為樂尹。王之在隨也。子西為王輿服，以保路。國于脾

洩。脾洩，楚邑也。失王，恐國人潰散，故僞為王車服。

立國脾洩，以保安道路。人聞王所在，而後從王。王

使由于城麋於麋築城復命子西問高厚焉弗知
子西曰不能如辭言自知不能當辭勿行城不知
高厚小大何知對曰固辭不能子使余也人各有
能有不能王遇盜於雲中余受其戈其所猶在袒
而示之背曰此余所能也脾洩之事余亦弗能也
傳言昭王所以復國有賢臣也晉士鞅圍鮮虞報
觀虎之敗也三年鮮虞獲晉觀虎

經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
歸游速大叔子二月公侵鄭公至自侵鄭無傳夏季
孫斯仲孫何忌如晉惠棟云賈逵曰公羊曰仲孫何忌公羊疏云賈經無何字案下

經云仲孫忌當無何字衡案仲孫何忌昭三十二年始見於經自是厥後定三年八年十年十二年哀元年二年三年六年十四年皆書何忌唯此下經無何字故杜彼注以為闕文是也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稱行人言非其罪冬城中城無傳公為晉侵鄭故懼而城之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無傳何忌不言何史闕文鄆貳於齊故圍之

傳六年春鄭滅許因楚敗也二月公侵鄭取匡為
晉討鄭之伐胥靡也胥靡周地也周儋翩因鄭人
以作亂鄭為之伐胥靡故晉使魯討之匡鄭地取
匡不書歸之晉往不假道於衛及還陽虎使季孟
自南門入出自東門陽虎將逐三桓欲使得罪於

鄰國舍於豚澤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彌子瑕衛
嬖大夫公叔文子老矣文子公叔發輦而如公曰
尤人而效之非禮也昭公之難君將以文之舒鼎
衛文公之鼎成之昭兆寶龜定之鞶鑑鞶帶而以
鏡爲飾也今西方羗胡猶然古之遺服苟可以納
之擇用一焉公子與二三臣之子諸侯苟憂之將
以爲之質爲質求納魯昭公此羣臣之所聞也今
將以小忿蒙舊德蒙覆也無乃不可乎大妣之子
大妣文王妃唯周公康叔爲相睦也而效小人以
棄之不亦誣乎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待

之若何乃止止不伐魯師夏季桓子如晉獻鄭俘
也獻此春取匡之俘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
之幣虎欲困辱三桓并求媚於晉故強使正卿報
晉夫人之聘晉人兼享之賤魯故不復兩設禮明
經所以不備書孟孫立于房外謂范獻子曰陽虎
若不能居魯而息肩於晉所不以爲中軍司馬者
有如先君稱先君以徵其言若欲使晉必厚待之

邵寶云孟孫何爲而遽誓哉見虎有不容之勢焉
有不可言之惡焉而已有不得已之情焉欲晉君
臣於言外得之而預圖所以待之也凡誓辭曰有
如日有如河有如先君云者若謂苟不如此將如
日何如河何如先君何若謂其神臨之必降之禍
也此所謂疆爲之請以取入焉者也顧炎武云恐

晉陰厚之、故為此言、衡案、范鞅賄孟孫、恐其取貨於虎而助之、故言虎必不容於魯、以預防之耳、其言若厚虎、實欲使鞅知魯人患苦之、若厚之、將取其怨也、故獻子曰、魯人患陽虎矣、有如先君者、凡盟誓之言、必質之鬼神、質之日者、曰有、如日、質之河者、曰有、如河、質之先君者、曰有、如先君、言若背所盟誓、其神罰之、如所質也、此未必質諸先君、然已為盟誓之套語、言有如先君、其意自通也、邵釋如為、如、獻子曰、寡君有官、將使其人、擇得其人、鞅何知焉、獻子謂簡子曰、魯人患陽虎矣、孟孫知其釁、以為必適晉、故強為之請、以取入焉、欲令晉人聞虎當逃走、故強設請託之辭、因此言以入晉、令晉素知之、四月己丑、吳太子終纍敗楚舟師、終纍闔廬子、夫差兄、舟師水戰、獲潘子臣、小惟子、二子

楚舟師之帥、惠棟云、呂覽云、小惟子、阮元云、北宋刻釋文、惟作惟、云本又作惟、衡案、作惟是也、但石經以下、並作惟、姑依今本、及大夫七人、楚國大惕懼亡、

子期又以陵師敗于繁陽、正義、南人謂陸為陵、此時

猶然、阮元云、襄四年傳、作繁陽、馬宗璉云、郡國志、汝南宋公國有繁陽亭、令尹子西喜、

曰、乃今可為矣、言知懼而後可治、於是乎、遷郢於

郢、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傳言楚賴子西以安、周

儋翩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將以作亂于周、儋翩

子朝餘黨、鄭於是乎、伐馮滑、晉靡負黍、狐人闕外、

鄭伐周六邑、在魯伐鄭取匡前、於此見者、為成周

起也、陽城縣西南有負黍亭、六月、晉閻沒戍周、且

城胥靡爲下天王出居姑蕪起秋八月宋樂祁言於景公曰諸侯唯我事晉今使不往晉其憾矣樂祁告其宰陳寅以與公言告之陳寅曰必使子往他日公謂樂祁曰唯寡人說子之言子必往陳寅曰子立後而行吾室亦不亡寅知晉政多門往必有難故使樂祁立後而行唯君亦以我爲知難而行也見溷而行溷樂祁子也見於君立以爲後趙簡子逆而飲之酒於縣上獻楊楮六十於簡子楊木名陳寅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又有納焉以楊楮賈禍弗可爲也已知范氏必怨將得禍然

子死晉國子孫必得志於宋以其爲國死范獻子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乃執樂祁獻子怒祁比趙氏經所以稱行人陽虎又盟公及三桓於周社盟國人于亳社詛于五父之衢傳言三桓微陪臣專

政爲八年陽虎作亂起

馬宗璉云禮記正義云魯之外朝在庫門之內東有

亳社西有國社衡案魯三門外曰庫門中曰雉門內曰路門又三朝燕朝在路門內治朝在雉門內外朝在庫門內周禮小宗伯職右社稷左宗廟鄭注云庫門內雉門外之左右周社即魯社以下言亳社故謂之周社耳閔二年傳成季之將生也卜楚丘之父卜之曰間於兩社爲公室輔兩社謂周社亳社則二社皆在庫門內特分東西而已凡國有大事諮於國人致之外朝亳社在外朝故盟國

人於亳社也冬十二月天王處于姑猶姑猶周地辟僖

翮之亂也為明年軍劉逆王起

經七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齊侯鄭伯盟于鹹衛地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稱行人非使人之罪

齊侯衛侯盟于沙結叛晉也陽平元城縣東南有沙

亭大雩無傳過也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夏國佐孫

九月大雩無傳過也正義賈逵云旱也衡索秋大雩至九月又大雩為旱雩可知矣

凡秋雩皆旱也其非旱者傳必釋之餘則否以其可推知也冬十月

傳七年春二月周僖翮入于儀栗以叛儀栗周邑

齊人歸鄆陽關陽虎居之以為政鄆陽關皆魯邑

中貳於齊齊今歸之不書虎專之夏四月單武公

穆公子劉桓公文公子敗尹氏于窮谷尹氏復黨

僖翮共為亂也秋齊侯鄭伯盟于鹹徵會于衛徵

召也衛侯欲叛晉屬齊鄭也諸大夫不可使北宮

結如齊而私於齊侯曰執結以侵我欲以齊師懼

諸大夫齊侯從之乃盟于瑣瑣即沙也為明年涉

佗按衛侯手起齊國夏伐我齊叛晉故陽虎御季

桓子公斂處父御孟懿子處父孟氏家臣成宰公

斂陽將宵軍齊師齊師聞之墮伏而待之墮毀其

軍以誘敵而設伏兵處父曰虎不圖禍而必死而

女也正義女必死處父欲自殺之皆夷曰虎陷二子於難皆夷

季氏家臣二子季孟不待有司余必殺女虎懼乃

還不敗傳言陪臣強能自相制季孟不敢有心冬

十一月戊午單子劉子逆王于慶氏慶氏守姑蘓

大夫晉籍秦送王己巳王入于王城己巳十二月

五日有日無月館于公族黨氏黨氏周大夫而後

朝于莊宮莊王廟也

經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報前年伐我西鄙公至自

侵齊無傳二月公侵齊未得志故三月公至自侵齊

無傳曹伯露卒無傳四年盟臯鼫夏齊國夏帥師伐

我西鄙公會晉師于瓦瓦衛地將來救魯公逆會之

東郡燕縣東北有瓦亭公至自瓦無傳秋七月戊辰

陳侯柳卒無傳四年盟臯鼫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

衛兩事故曰遂葬曹靖公無傳九月葬陳懷公無傳

三月而葬速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冬衛侯鄭

伯盟于曲濮無傳結叛晉曲濮衛地從祀先公從順

也先公閔公僖公也將正二公之位次所順非一親

盡故通言先公盜竊寶玉大弓盜謂陽虎也家臣賤

名氏不見故曰盜寶玉夏后氏之璜大弓封父之繁

弱衛案論語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孟子引而釋之曰陽貨欲

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矚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矚其亡也而往拜之由此推之陽虎時為大夫非季氏家臣也而此經書盜者非卿經不書名但他國之臣以地來奔者雖非卿亦書名重地也周室分器貴與地同虎不書名者蓋內外異詞

傳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門于陽州攻其門士皆

坐列言無鬪志曰顏高之弓六鈞顏高魯人三十

斤為鈞六鈞百八十斤古稱重故以為異強惠棟云坐

謂坐作列謂表正行列衡案觀下文所述魯軍無紀律甚則坐列謂安坐排列注云無鬪志是也古稱與晉稱同當周階以下三分之一六鈞雖非強弓亦未為弱魯兵孱弱故以為異強而傳觀之傳記之者見其不足用也通觀下文所載其意可見矣杜不知傳意所在求其說而不得乃云古稱重矣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顏高奪人弱弓籍丘

子鉏擊之與一人俱斃子鉏齊人斃仆也衡案顏高正爭

引故與一偃且射子鉏中頰殪子鉏死衡案偃仰人皆仆也初俯

既而轉身仰臥射顏息射人中眉顏息魯人退曰

我無勇吾志其目也以自矜鄭玄云志意所擬度也商書曰若射之有

志師退冉猛偽傷足而先猛魯人欲先歸其兄會

乃呼曰猛也殿會見師退而猛不在列乃大呼詐

言猛在後為殿傳言魯無軍政二月己丑單子伐

穀城劉子伐儀栗討僭翩之黨穀城在河南縣西

辛卯單子伐簡城劉子伐孟以定王室傳終王室

之亂趙鞅言於晉侯曰諸侯唯宋事晉好逆其使

猶懼不至、今又執之、是絕諸侯也、將歸樂祁、士鞅
 曰、三年止之、無故而歸之、宋必叛晉、執樂祁在六
 年、獻子私謂子梁、獻子范鞅、子梁樂祁曰、寡君懼
 不得事宋君、是以止子、子姑使溷代子、溷樂祁子、
 子梁以告陳寅、陳寅曰、宋將叛晉、是棄溷也、不如
 待之、留待勿以子自代、樂祁歸卒于大行、大行晉
 東南山、士鞅曰、宋必叛、不如止其尸以求成焉、乃
 止諸州、州晉地、為明年宋公使樂大心如晉、張本、
 公侵齊、攻廩丘之郛、郛郭也、主人焚衝、衝戰車、
 衝目容反、說文作輶、云陷陳車也、惠棟云、淮南子
 高誘注曰、衝車大鐵著其轅端、馬被甲、車被兵、所

以衝於敵城也、衝案、馬首前於轅端、轅端雖著大
 鐵、不可以衝城、即令長轅端出於馬首、城壁之堅、
 非獨轅所能破、說文云、陷陳車是也、或濡馬褐以救之、馬褐馬衣、遂
 毀之、毀郛、主人出師奔、攻郛人少、故遣後師走往
 助之、正義賈逵以為主人出魯師奔走而卻退、言魯無戰備也、陸祭云、賈說是其曰奔走卻退者、暫退耳、不謂戰敗而奔也、與陽虎之言、自不相妨、陽虎偽不見丹、猛者曰
 猛、在此必敗、陽州之役、猛先歸、言若在此必復敗、
 猛逐之、顧而無繼、偽顛、逐廩丘人、虎曰、盡客氣也、
 言皆客氣、非勇、苦越生子、將待事而名之、苦越苦
 夷、陽州之役、獲焉、名之曰陽州、欲自比僑如、夏齊
 國、夏高張伐我西鄙、報上二侵、晉士鞅趙鞅荀寅

救我、救不書、齊師已去、未入竟、公會晉師于瓦范

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鴈、魯於是始尚

羔、獻子士鞅也、簡子趙鞅也、中行文子荀寅也、禮

卿執羔、大夫執鴈、魯則同之、今始知執羔之尊也、

卿不書、禮不敵公、史略之、正義、魯則同之、蓋命卿與大夫俱執鴈、於是方

始尚羔、令卿執之、記禮廢之久也、劉炫云、案宣元年、會晉師于柴林、伐鄭、杜云、趙盾稱師、取於師會、

故稱師、何知此非亦以師會故稱師、而云禮不敵公、略稱師乎、衛案、卿執羔、禮有明文、魯人何不知、

蓋魯人從禮、凡為卿者皆執羔、晉則唯正卿執羔、魯人以其為霸主、遂棄禮從之、傳記禮所由廢耳、

非謂其復正也、晉師將盟、衛侯于鄆澤、自瓦還、就

衛地盟、趙簡子曰、羣臣誰敢盟、衛君者、前年衛叛

晉屬齊、簡子意欲摧辱之、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

二子晉大夫、衛人請執牛耳、盟禮、尊者涖牛耳、主

次盟者、衛侯與晉大夫盟、自以當涖牛耳、故請之、

成何曰、衛吾温原也、焉得視諸侯、言衛小、可比晉

縣、不得從諸侯禮、將敵、涉佗按衛侯之手、及挽、按

擠也、血至挽、陸祭云、趙子常云、傳不言見血、杜說甚矣、戴侗云、按若但為推擠、則不當

言至挽、今案字書、按一作捽、持頭髮也、捽是捉、持之意、按義亦當然耳、衡案、說文、按推也、手後曰挽、

儀禮及史傳、作掣、及挽、承將敵而言之、凡盟、盛血於盤、掬而敵之、衛侯將敵、涉佗推其手、向盤、盤血

及挽、言推之強也、言敵、有血可知、故傳不言血、杜注得之、趙云、傳不言見血、是以杜注為涉佗傷衛

侯、不知敵必有血、杜謂是血耳、戴訓、按為捉、持、捉、持、衛侯之手、本是非禮、何必待及挽、而後始為辱

衛侯哉、二人皆不知敵法、故益出益謬、而後儒多從其說、可怪矣。衛侯怒、王孫賈

趨進、賈衛大夫曰、盟以信禮也、信猶明也、有如衛

君、其敢不唯禮是事、而受此盟也、言晉無禮、不欲

受其盟、衛侯欲叛晉、而患諸大夫、王孫賈使次于

郊、大夫問故、問不入、故公以晉詬語之、詬恥也、且

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從焉、使改卜他公

子、以嗣先君、我從大夫所立、顧炎武云、寡人從焉、言事之。大夫

曰、是衛之禍、豈君之過也、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

必以而子與大夫之子為質、為質於晉、衛案、翻宋經注本、而

子下有厚字、石經以下俱無、靈公之子、見於史傳者、蒯聵、公子郢、公子起、公子黔、未聞有名厚者、蓋

行文大夫曰、苟有益也、公子則往、羣臣之子、敢不

皆負羈縲以從、將行、王孫賈曰、苟衛國有難、工商

未嘗不為患、使皆行而後可、欲以激怒國人、公以

告大夫、乃皆將行之、行有日、有期日、公朝國人、使

賈問焉、曰、若衛叛晉、晉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

伐我、猶可以能戰、賈曰、然則如叛之、病而後質焉、

何遲之有、乃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衛案、仲尼曰、王孫賈治軍

旅、此亦可以見其有方略矣。秋、晉士鞅會成桓公、侵鄭、圍蟲牢、

報伊闕也、桓公周卿士、不書監師、不親侵也、六年、

鄭伐周闕外、晉為周報之、遂侵衛、討叛、九月、師侵

衛晉故也、魯為晉討衛、季寤、季桓子之弟、公鉏極、公彌曾孫、桓子族子、公山不狃、費宰、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輒叔孫氏之庶子、叔仲志不得志於魯、志叔孫帶之孫、皆為國人所薄、衛案、孫當作仲、姑依今本、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代桓子、以叔孫輒更叔孫氏、代武叔、己更孟氏、陽虎自代懿子、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將作大事、欲以順祀取媚、辛卯、禘于僖公、辛卯、十月二日、不於大廟者、順祀之義、當退僖公、懼於僖神、故於僖廟行順祀、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

之、戒都車曰癸巳至、都邑之兵車也、陽虎欲以壬

辰夜殺季孫、明日癸巳、以都車攻二家、成宰公斂

處父告孟孫曰、季氏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

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於子、先備諸、與孟孫以壬

辰為期、處父期以兵救孟氏、壬辰先癸巳一日、陽

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鉞盾夾之、陽越殿、越

陽虎從、弟將如蒲圃、桓子咋謂林楚、咋暫也、錢大

孟子今人乍見孺子、趙岐訓乍為暫、乍暫聲相近、疑傳注皆無口旁、後人妄增、梁履繩云、咋字經典

罕見、左傳果有此字、五經文字何以不收也、阮元云、咋謂石經初刻作乍、後加口旁、衡案、咋杜訓暫

即傳不作乍、亦讀咋為乍矣、然暫謂於義未切、竊謂、咋啮也、啮骨者其口微開、季孫恐其言漏洩、不

敢開口大聲其狀若
嚙骨然故言咋謂與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

是繼之欲使林楚免己於難以繼其先人之良正義

言女今不良反以是殺我之事繼續之衡案是如是月是歲之是指上文所舉而言之此是字指上

文良字故注云以繼其先人之良季孫命以良繼祖故林楚對曰臣聞命後如疏說是詰責之安

得言臣聞對曰臣聞命後後猶晚也陽虎為政魯

國服焉違之徵死死無益於主桓子曰何後之有

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桓

子曰往也言必往孟氏選圉人之壯者三百人以

為公期築室於門外實欲以備難不欲使人知故

偽築室於門外因得聚眾公期孟氏支子林楚怒

馬及衢而騁騁馳也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季

孫既得入乃閉門有自門間射陽越殺之陽虎劫

公與武叔武叔叔孫不敢之子州仇也以伐孟氏

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魯東城之北門與

陽氏戰于南門之內弗勝又戰于棘下城內地名

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舍于

五父之衢寢而為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

聞余出喜於徵死何暇追余徵召也陽虎召季氏

於蒲圃將欲殺之今得脫必喜故言喜於召死案衡

上文林楚云陽虎為政魯國服焉違之徵死此徵

死與彼同則喜於徵死不獨季孫故曰魯人也此

左傳

卷三十三

三十三

三十三

三十三

三十三

於文當言喜於免徵死不言從者曰嘻速駕公斂

陽在嘻懼聲公斂陽請追之孟孫弗許畏陽虎陽

欲殺桓子欲因亂討季氏以強孟氏孟孫懼而歸

之不敢殺子言辨舍爵於季氏之廟而出子言季

寤辨猶周徧也徧告廟飲酒示無懼衛案辨徧通舍讀如舍奠

之舍季氏三廟故曰辨實爵釋於祖禰之前蓋以告別非飲酒也陽虎入于謹陽

關以叛叛不書略家臣鄭駟歛嗣子大叔為政歛

駟乞子子然也為明年殺鄧析張本

經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無傳四年

盟臯鼫得寶玉大弓弓玉國之分器得之足以為榮

失之足以為辱故重而書之六月葬鄭獻公無傳三

月而葬速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五氏晉地不書伐

者諱伐盟主以次告秦伯卒無傳不書名未同盟冬

葬秦哀公無傳

傳九年春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且逆樂祁之尸

辭僞有疾乃使向巢如晉盟且逆子梁之尸巢向

戌曾孫子明謂桐門右師出子明樂祁之子溷也

右師樂大心子明族父也右師往到子明舍子明

逐使出門去劉用熙云子明蓋與右師同居古者同族居有東西宮南北宮出謂逐之

使出而別居也衛案喪服傳自命士以上父子異宮是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謂士子未

仕者樂大心仕爲右師稱桐門古者使卿居城門之旁即以其門爲稱魯有東門襄仲宋役人稱皇國父爲澤門之督皆是也大心稱桐門右師則其宅在桐門旁子明果與右師同居子明寄寓於右師之宅當自引去安能逐出之且二子雖同族皆已爲卿有廟有寢又有從僕非復士子未仕者之比豈一宅所能容哉故杜以爲右師到子明舍子明遂使出門去然亦未安竊謂此本忿言辭溢於意出謂出曰吾猶衰經而子擊鐘何也忿其不逆往他邦耳

父喪因責其無同族之恩右師曰喪不在此故也既而告人曰己衰經而生子余何故舍鐘己子明也子明聞之怒言於公曰右師將不利戴氏樂氏戴公族不肯適晉將作亂也不然無疾乃逐桐門右師逐之在明年終叔孫昭子之言鄭駟歆殺鄧

析而用其竹刑鄧析鄭大夫欲改鄭所鑄舊制不受君命而私造刑法書之於竹簡故言竹刑君子謂子然於是不忠苟有可以加於國家者棄其邪可也加猶益也棄不責其邪惡也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詩邶風也言靜女三章之詩雖說美女義在彤管彤管赤管筆女史記事規誨之所執竿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詩鄘風也錄竿旄詩者取其中心願告人以善道也言此二詩皆以一善見采而鄧析不以一善存身故用其道不棄其人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詩召南也召伯決

訟於蔽芾小棠之下，詩人思之，不伐其樹，芟草舍也。思其人，猶愛其樹，況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無以勸能矣。傳言子然嗣大叔爲政，鄭所以衰弱。夏陽虎歸寶玉大弓，無益近用，而祇爲名，故歸之。書曰得器用也，凡獲器用曰得，器用者謂物之成器，可爲人用者也。得用焉曰獲，謂用器物以有獲，若麟爲田獲，俘爲戰獲。六月，伐陽關，討陽虎也。陽虎使焚萊門，陽關邑門，師驚犯之，而出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三加兵於魯。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曰：臣嘗爲隸於施氏矣，施氏魯大夫，

文子鮑國也，成十七年，齊人召而立之，至今七十四歲，於是文子蓋九十餘矣，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衆庶猶睦，能事大國，大國晉也，而無天菑，若之何取之？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已於是乎奮其詐謀，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求自容，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將東之，陽虎願東，陽虎欲西奔晉，知齊必反己，故詐以東爲願，乃囚諸西鄙，盡借邑人之車，鏤其

軸麻約而歸之、鏃刻也、欲絕追者、衡案爾雅釋詁、鏃絕也、釋名同、

絕軸而麻約之、騁之必折、故杜云、欲絕追者、蓋虎鏃、軸所入、故處、故邑人不覺耳、馬宗璉謂鏃、軸末

轉、轉出、轂外、人豈有不覺者哉、載蔥靈寢於其中而逃、蔥靈輜車

名、正義、說文、輜、軒衣車也、前後有蔽、賈逵云、蔥靈

蔥、可以觀望、蔥中豎木、謂之靈、今人猶名二木為

靈子、其內容人卧、故得寢於其中而逃、衡案、載裝

載也、謂裝載衣物於蔥靈、蔥靈即蔥、檯之假借、檯

又作檯、說文云、檯、間子、謂縱橫構小木、以防出入

者、我俗謂之格子、是也、寢於其中者、追而得之、囚

於齊、又以蔥靈逃奔宋、遂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

氏其世有亂乎、受亂人故、秋、齊侯伐晉、夷儀為衛

討也、敝無存之父、將室之、辭以與其弟、無存、齊人

也、室之為取婦、曰、此役也、不死、反必娶於高國、高

氏國、氏齊貴族也、無存、欲必有功、還取卿相之女、

先登、求自門出、死於霑下、既入城、夷儀人不服、故

鬪死於門、屋霑下也、東郭書讓登、登城、非人所樂、

故讓眾使後而已先登、衡案、先登、勇士之所志也、

登、禮讓於眾、眾不敢進、然後先登、故曰讓登、下文

犁彌曰、子讓而左、我讓而右、承此讓字、蓋二子所

登、比他差易、故讓繼登者、左右也、又曰、使登者絕

而後下、言己不欲專先登之功、使繼登者絕於壁

下、而後相惜、下入城中、此亦讓之道也、彌欲奪先

登之功、書讓登、故以讓欺之耳、如杜說、下文皆不

可通、焦循讀讓為襄、犁彌從之、曰、子讓而左、我讓

而右、使登者絕、而後下、恐書先下、故又譎以讓之、

下入城也

衡案二人所登稍易故讓而左右使繼登者易登登者既絕然後相偕入城彌

欲先入城故以此欺書

書左彌先下書從彌言左行彌遂自

先下亦讓也

衡案彌欺書先登耳杜以書與王猛先登為讓故云亦讓大謬

息戰訖共止息猛曰我先登書斂甲曰曩者之難

今又難焉斂甲起欲擊猛

衡案曩者之難謂先登當敵今又難焉欲與猛

關矣猛笑曰吾從子如驂之有靳靳車中馬也猛不

敢與書爭言己從書如驂馬之隨靳也傳言齊師

和所以能克

釋文或作如驂之有靳非惠棟云毛詩小戎云游環脅驅傳云游環靳環

也沈重曰靳者言無常處游在驂馬背上以驂馬

外轡貫之以止驂之出猛蓋言靳所以輔驂非相

違也而相從也何仇難之有阮元云詩小戎釋文

說文繫傳引並作如驂之有靳王引之云小戎沈

重音義引左傳云如驂之有靳鄭風大叔于田正

義引此亦作如驂之有靳則是孔本原有有字與

沈重所引同不當改孔以從陸也衡案小戎釋文

游在驂馬背上王引之依釋名改驂為服游環在

驂馬背上不能止其出釋名是也又據毛詩釋文

正義以作有靳為是亦是也但不能定杜沈孔三

家之是非蓋未之思耳杜解靳為服馬直取之臆

其謬不待論孔據說文為服馬當宵皮竊謂當宵

皮蓋所以屬勒牽車也故唯驂馬有之服約首於

衡末必有當宵皮也即有之本與驂不相涉若取

驂首與服宵相並兩服上驤兩驂雁行在當時人

皆知之當言如驂之於服而云如驂之有靳義不

可通孔說亦非唯毛傳最古解游環為靳環其義

蓋傳自孔門而沈重釋之詳悉明白無復可疑者

但驂馬外轡當作內轡蓋轉寫訛耳猛意謂驂後

於服而制於靳不能離服先進已從書亦猶此故

取以為喻耳翻宋經晉車千乘在中牟救夷儀也

注本作有靳今從之

今熒陽有中牟縣迥遠疑非也

馬宗璉云史記趙世家獻侯即位治

中牟索隱曰此趙中牟在河北正義曰蕩陰縣西五十八里有牟山蓋中牟邑在此山側璉案管子中匡篇曰蔡五鹿中牟鄴以衛諸夏鄴五鹿在元城郡國志鄴與元城俱屬魏郡中牟與五鹿鄴相近故張守節以蕩陰牟山當之韓非外儲說篇晉平公問趙武曰中牟三國之股肱邯鄲之肩髀是中牟在邯鄲左右之證衛案論語佛肸以中牟叛佛肸趙氏之臣是亦中牟在河北之一證晉鄭皆有中牟杜所引乃鄭中牟失之遠矣衛侯將如五氏齊侯在五氏將往助之卜過之龜焦衛至五氏道過中牟畏晉故卜龜焦兆不成不可以行事也衛侯曰可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衛侯怒晉甚不復顧卜欲以身當五百乘乃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衛褚師圍亡在中牟曰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齊

師克城而驕其帥又賤城謂夷儀也帥謂東郭書

正義劉炫云上伐夷儀乃齊侯親兵所陳東郭書之事非是將帥杜何知帥謂東郭書若東郭書為帥則人無不識何故云暫幘而衣狸製齊侯使視之乃知夫子也且書若為帥被晉之破何故君以為功而更為賞也衛案劉說是也但褚師圍云其帥又賤則齊侯遣偏師攻夷儀非親兵也遇

必敗之不如從齊乃伐齊師敗之獲齊車五百乘

事見哀十五年齊侯致禋媚杏於衛三邑皆齊西

界以荅謝衛意齊侯賞犁彌犁彌辭曰有先登者

臣從之暫幘而衣狸製暫白也幘齒上下相值製

裘也惠棟云傳遜曰暫白暫幘以巾髮卑賤所服此說非也古者有冠無幘秦漢以來始有其

制此傳幘字說文引作齧云齒相值也故杜訓從之古省或以幘為齧馬宗璉云詩七月正義引服

度注云、狸製狸裘也、杜注本此、王引之曰、鄭石制字子服、制製古字通、製乃衣服之通稱、狸製為狸裘、兩製即為雨衣、璉案、正義引哀二十七年傳、陳成子衣製杖戈、云、文在秋上、製亦裘也、反不如杜注製雨衣為善、此傳言狸裘、因製言狸知之、陳成子兩而衣製、何亦斷為裘也、說苑吳赤市使於智氏、假道於衛、甯文子具紵絺三百制、將以送之、仲遠將亦解為裘乎、於紵絺又何以說也、衡案、面自而齒相值、說其貌、衣狸裘、說其服、如此而後為善狀其人、若為白幘巾髮、則唯說其服、以狀敵兵、則可以狀我兵、則失之不審、傳蓋本諸韎韐之附注、疎矣、**公使視東郭書曰乃**

夫子也、吾貺子、貺賜也、公賞東郭書、辭曰彼賓旅

也、言彼與我若賓主相讓、旅俱進退、陸祭云、犁彌登、猶不相識、蓋是異國之人新為齊臣者、與東郭書讓故書謂之賓旅、猶后子日子干為羈矣、**乃賞犁**

彌、齊師之在夷儀也、齊侯謂夷儀人曰得敵無存

者、以五家免、給其五家、令常不供役事、正義一人得之、則以

五家給所得者、令常不共國家役事、**乃得其尸、公三禭之、**禭衣也、比殯三加襚、深禮厚之、與之犀軒與直蓋、犀軒、卿車、

直蓋、高蓋、而先歸之、坐引者、以師哭之、停喪車以

盡哀也、君方為位而哭、故挽喪者不敢立、衡案、命坐引者、

止、柩哭之也、**親推之三、**齊侯自推喪車、輪三轉、

經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平前八年再侵齊之怨、夏

公會齊侯于夾谷、平故、公至自夾谷、無傳、晉趙鞅帥

師圍衛、齊人來歸鄆、謹龜陰田、三邑皆汶陽田也、泰

山博縣北有龜山、陰田在其北也、會夾谷、孔子相、齊

左傳、

人服義而歸魯田、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郕
叔孫氏邑、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宋樂大
心出奔曹、傳在前年春、書名罪其稱疾不適晉、宋公
子地出奔陳、貪弄馬以距君命、書名罪之也、冬、齊侯
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無傳、安甫地闕、叔孫州仇如
齊、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暨與也、宋公寵
向魍不聽辰請、辰忿而將大臣出奔、虛請自忿、稱弟
示首惡也、仲佗、石彊皆為國卿、不能匡君靜難、而為
辰所牽帥出奔、稱名亦罪之也、

傳十年春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夾

谷即祝其也、

顧炎武云、夾谷在今萊蕪縣、按杜解

今淮安府之贛榆、遠非也、水經注萊蕪縣曰、城在
萊蕪谷、當路阻絕、兩山間道、由南北門、舊諺曰、齊
靈公滅萊、萊民播流此谷、邑落荒蕪、故曰萊蕪、禹
貢所謂萊夷也、夾谷之會、齊侯使萊人以兵劫魯
侯、宣尼稱夷不亂華、是也、是則會於此地、故得有
萊人、非召之東萊千里之地也、不可泥祝其之名、
而遠求之、孔丘相、相會儀也、犁彌言於齊侯曰、孔

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

萊人齊所滅萊夷也、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
兵之、以兵擊萊人、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
之、裔遠也、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
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盟將告神、

犯之為不善衡案祥與災對善與惡對訓於德為

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辟

去萊兵也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

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如此盟詛之禍

衡案載書載質諸鬼神之辭明神極之之類是也齊師以下乃相約之言故曰加於載書唯先載盟

辭故又曰有如此盟以此推之諸言有如日有孔如河有如先君者皆指質諸其神之辭益明

孔丘使茲無還揖對無還魯大夫曰而不反我汶陽

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須齊歸汶陽田乃當共

齊命於是孔子以公退賤者終其事要盟不繫故

略不書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

吾子何不聞焉故舊典事既成矣會事成而又享

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犧象

酒器犧尊象尊也嘉樂鐘磬也饗而既具是棄禮

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秕穀不成者稗草之似穀

者言享不具禮穢薄若秕稗用秕稗君辱棄禮名

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

乃不果享孔子知齊侯懷詐故以禮距之齊人來

歸鄆謹龜陰之田陽虎九年以此奔齊經文倒者

次魯事正義歸田之經在趙鞅圍衛之後與傳文

相接晉趙鞅圍衛報夷儀也前年齊為衛伐晉夷

儀故伐衛以為報初衛侯伐邯鄲午於寒氏邯鄲
 廣平縣也午晉邯鄲大夫寒氏即五氏也前年衛
 人助齊伐五氏城其西北而守之宵燿午眾宵散
 及晉圍衛午以徒七十人門於衛西門殺人於門
 中曰請報寒氏之役衛開門與午鬪涉佗曰夫子
 則勇矣然我往必不敢啓門亦以徒七十人旦門
 焉步左右皆至而立如植至其門下步行門左右
 然後立待如立木不動以示整衡案旦本或作且
 門作旦是也旦門焉先提其綱步左右以下詳序
 其狀言涉佗先至徐步左右其徒皆至而立如立
 木示無懼也日中不啓門乃退反役晉人討衛之叛故

曰由涉佗成何按衛侯手故於是執涉佗以求成
 於衛衛人不許晉人遂殺涉佗成何奔燕君子曰
 此之謂棄禮必不鈞言必見殺不得與人等詩曰
 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涉佗亦遄矣哉詩鄘風遄速
 也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固諫曰不可藐
 叔孫氏之族成子立之而卒公南使賊射之不能
 殺公南叔孫家臣武叔之黨衡案如杜注之成子
 嗣子之名也然公南
 射之不能殺是之依然尚存也而下文不言其奔
 與死反云武叔既定既定云者其初立猶未定也
 公南蓋公若之黨故舉公若為郈宰二人權重而
 皆不說武叔故或諫立之或使賊射之又成子立
 武叔未久而卒此以其位久而始定也然則兩之
 字指武叔承上文欲立武叔而言非成子別有嗣

故言此以懼之杜衆覺懼不欲遷衡案兗擾恐也駟赤謂

侯犯曰衆言異矣不與始同子不如易於齊與其

死也猶是邠也而得紆焉何必此言以邠民易取

齊人與邠無異勝於守邠為叛人所殺衡案易上文以邠易

于齊之易謂易地故下文言易地之利以懲慝之杜以易為易民人故注下文曰又將得齊地不知

人地相將得人必得地既得人不當言又得地上文齊人將遷邠民謂既易地之後齊遷邠民耳杜

既誤解上文齊人欲以此偪魯必倍與子地言非

徒得民又將得齊地衡案此謂邠邠本魯地據以偪魯甚便齊人利之與子齊

地必將倍此邠也且盍多舍甲於子之門以備不虞侯犯

曰諾乃多舍甲焉侯犯請易於齊齊有司觀邠將

至駟赤使周走呼曰齊師至矣邠人大駭介侯犯

之門甲以圍侯犯駟赤將射之偽為侯犯射邠人

侯犯止之曰謀免我侯犯請行許之邠人許之駟

赤先如宿宿東平無鹽縣故宿國侯犯殿每出一

門邠人閉之閉其後門及郭門止之日子以叔孫

氏之甲出有司若誅之誅責也羣臣懼死駟赤曰

叔孫氏之甲有物吾未敢以出物識也赤還救侯

犯也侯犯謂駟赤日子止而與之數數甲以相付

駟赤止而納魯人侯犯奔齊齊人乃致邠致其名

簿也為下武叔如齊傳宋公子地嬖蘧富獵地宋

子名之者也、武叔不殺公南者、使賊射之、不知其為主使耳、或云杜注武叔疑公若之、誤、公南

為馬正使公若為郈宰武叔既定使郈馬正侯犯

殺公若弗能其圉人曰武叔之圉人吾以劍過朝

公若必曰誰之劍也吾稱子以告必觀之吾偽固

而授之末則可殺也偽為固陋不知禮者以劍鋒

末授之使如之公若曰爾欲吳王我乎見劍而已

逆呵之縛諸殺吳王亦用劍刺之遂殺公若侯犯

以郈叛犯以不能副武叔之命故叛叛而以圍告

廟故書圍衡案圍人賤矣而能殺公若侯犯為馬

正掌郈兵馬而反不能懼叔孫為黨於公若故武叔懿子圍郈弗克秋二子及齊師復圍

郈弗克叔孫謂郈工師駟赤工師掌工匠之官曰

郈非唯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

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揚水詩唐風卒章

四言曰我聞有命叔孫稽首謝其受己命駟赤謂

侯犯曰居齊魯之際而無事必不可矣無所服事

子盍求事於齊以臨民不然將叛侯犯從之齊使

至駟赤與郈人為之宣言於郈中詐為齊使言也

曰侯犯將以郈易于齊齊人將遷郈民謂易其民

衡案易易地出於犯意故言侯犯遷民則人齊志也故言齊人言侯犯恐不能長有郈將與

郈於齊而取償於齊地齊人恐郈民終貳於魯將

遷其民於內地而實郈以他邑之民此勢或所有

故言此以懼之杜衆覺懼不欲遷衡案兗駟赤謂混易遷為一非也

侯犯曰衆言異矣不與始同子不如易於齊與其

死也猶是邠也而得紓焉何必此言以邠民易取

齊人與邠無異勝於守邠為叛人所殺衡案易上

于齊之易謂易地故下文言易地之利以懲慝之

杜以易為易民人故注下文曰又將得齊地不知

人地相將得人必得地既得人不當言又得地上

文齊人將遷邠民謂既易地之後齊遷邠民耳杜

既誤解上文齊人欲以此偪魯必倍與子地言非

故觸處皆誤且盍多舍甲於子之門以備不虞侯犯

曰諾乃多舍甲焉侯犯請易於齊齊有司觀邠將

徒得民又將得齊地

衡案此謂邠邠本魯地據以

偪魯甚便齊人利之與子齊

地必將倍且盍多舍甲於子之門以備不虞侯犯

此邠也且盍多舍甲於子之門以備不虞侯犯

曰諾乃多舍甲焉侯犯請易於齊齊有司觀邠將

至駟赤使周走呼曰齊師至矣邠人大駭介侯犯

之門甲以圍侯犯駟赤將射之偽為侯犯射邠人

侯犯止之曰謀免我侯犯請行許之邠人許之駟

赤先如宿宿東平無鹽縣故宿國侯犯殿每出一

門邠人閉之閉其後門及郭門止之日子以叔孫

氏之甲出有司若誅之誅責也羣臣懼死駟赤曰

叔孫氏之甲有物吾未敢以出物識也赤還救侯

犯也侯犯謂駟赤日子止而與之數數甲以相付

駟赤止而納魯人侯犯奔齊齊人乃致邠致其名

簿也為下武叔如齊傳宋公子地嬖濂富獵地宋

景公弟辰之兄也，十一分其室，而以其五與之。與富獵也。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魍，魍欲之，向魍司馬桓魋也。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與魍也。地怒使其徒扶魍而奪之，魍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母弟辰曰：子分室以與獵也，而獨卑魍，亦有頗焉。子為君禮，禮辟君也，不過出竟，君必止。子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為之請，弗聽。辰曰：是我廷吾兄也。廷欺也。釋文：廷求往。反。又古沉反。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冬，母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佗、仲幾子，彊褚師段子，皆宋卿，衆之所望，故言國人。武叔聘于

齊，謝致邠也。經書辰奔在聘後者，從告。齊侯享之，曰：子叔孫若使邠在君之側，寡人何知焉？屬與故邑際，故敢助君憂之，以致邠德。叔孫對曰：非寡君之望也，所以事君，封疆社稷，是以以猶為也。敢以家隸勤君之執事，夫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也。君豈以為寡君賜？言義在討惡，非所以賜寡君。經：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蕭，宋邑，稱弟例在前年。夏四月，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入蕭從叛人，叛可知，故不書叛。冬，及鄭平。平六年，侵鄭，取匡之怨，叔還如鄭，粒盟，還

叔詣曾孫釋文還音旋

傳十一年春宋公母弟辰暨仲佗石彊公子地入于蕭以叛秋樂大心從之大為宋患寵向魑故也惡宋公寵不義以致國患冬及鄭平始叛晉也魯自僖公以來世服於晉至今而叛故曰始

經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無傳四年盟臯鼫夏葬薛襄公無傳叔孫州仇帥師墮郈墮毀也患其險固故毀壞其城衛公孟彊帥師伐曹彊孟繫子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秋大雩無傳書過衡案蓋旱也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無傳結叛晉十有一月丙寅

朔日有食之無傳公至自黃無傳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無傳國內而書至者成彊若列國興動大眾故出入皆告廟

傳十二年夏衛公孟彊伐曹克郊郊曹邑還滑羅殿羅衛大夫未出不退於列未出曹竟羅不退在行列之後其御曰殿而在列其為無勇乎羅曰與其素厲寧為無勇素空也厲猛也言伐小國當如畏者以誘致之衡案輕侮小敵敗之本也故杜云以誘致之然細釋羅意不欲空猛為名陸祭謂不欲虛當為殿之名仲由為季氏宰是也羅謀知無追兵故其言如此仲由為季氏宰仲由子路將墮三都三都費郈成也彊盛將為國

害故仲由欲毀之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
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不狃費宰也輒
不得志於叔孫氏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
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至臺下仲尼命
申句須樂頎下伐之二子魯大夫仲尼時為司寇
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二子不狃
叔孫輒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
人必至于北門成在魯北竟故且成孟氏之保障
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知佯不知我將不墮
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

經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二君將使師伐
晉次垂葭以為之援夏絜蛇淵囿無傳書不時也大
蒐于比蒲無傳夏蒐非時衛公孟彊帥師伐曹無傳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書叛惡可知冬晉荀寅士
吉射入于朝歌以叛吉射士鞅子晉趙鞅歸于晉韓
魏請而復之故曰歸言韓魏之彊猶列國衛案韓魏
請而復之
故從國逆之例書曰歸若以韓魏之強猶列國從諸
侯納之之例書曰歸是韓魏未分晉而仲尼進之為
諸侯惡在其誅亂臣賊子哉杜此注害義最甚不薛
可不辨國逆曰歸之說詳見於隱四年成十八年薛
弑其君比無傳稱君君無道

傳十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郈氏垂葭改

名鄭氏、高平鉅野縣西南有鄭亭、

正義釋例曰、經書所改之名、則

傳以實明之、衡案、經從時史之舊文所書、必是舊名、至丘明作傳時、其名或改、丘明恐後世不知其

地所在、故舉所改名以釋之、於義宜然、杜後曉釋例之非、故此亦以垂葭為舊名、以鄭氏為所改之

名、是也、而孔固執釋例、以反駁、使師伐晉、將濟河、

劉規、噫亦甚矣、鄭本或作耶、非、

諸大夫皆曰、不可、邴意茲曰、可、意茲齊大夫、銳師

伐河內、今河內汲郡、傳必數日、而後及絳、傳告晉、

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既濟水矣、齊召南云、自

必三月、邴意茲不過言絳都整頓車馬、必淹滯多時、而後得出、三月言其久也、衡案、出河謂濟河而

南、齊侯時次于河、乃伐河內、齊侯皆斂諸大夫之軒、

唯邴意茲乘軒、以其言當、齊侯欲與衛侯乘、共載、

與之宴、而駕乘廣載甲焉、使告曰、晉師至矣、

衡案齊侯

欲與衛侯乘、而難言之、故與之宴、而陰駕乘廣載甲、以備急卒乘之、使人詐告曰、晉師至矣、遂欺衛

侯、與之偕乘也、或告無晉師者、亦為齊侯所欺、為

實、聘晉師也、齊侯詐謀、以成同車之志、及上文斂

諸大夫之軒、皆同兒戲、故傳並書、以明其不能有

為耳、詳味欲與衛侯乘、及使告二句、傳意自明、杜

云、傳言齊侯輕、是以齊侯為實、聘晉師、蓋讀使為

疎、吏反也、然則所謂使者、果誰之使也、義不可通、

要之、杜亦為齊侯曰、比君之駕也、寡人請攝、以己

車攝代衛車、乃介而與之乘、驅之、或告曰、無晉師

乃止、傳言齊侯輕、所以不能成功、晉趙鞅謂邯鄲

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十年

趙鞅圍衛、衛人懼、貢五百家、鞅置之邯鄲、今欲徙

名鄭氏、高平鉅野縣西南有鄭亭。正義釋例曰：經書所改之名，則

傳以實明之，衡案經從時史之舊文所書，必是舊名。至丘明作傳時，其名或改，丘明恐後世不知其地所在，故舉所改名以釋之。於義宜然，杜後曉釋

例之非，故此亦以垂葭為舊名，以鄭氏為所改之名。是也，而孔固執釋例，以反駁。

劉規噫亦甚矣。鄭本或作耶非。使師伐晉，將濟河。

諸大夫皆曰：不可。邴意茲曰：可。意茲齊大夫，銳師

伐河內。今河內汲郡，傳必數日，而後及絳。傳告晉

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既濟水矣。齊召南云：自必三月，邴意茲不過言絳都整頓車馬，必淹滯多時，而後得出。三月言其久也。衡案：出河謂濟河而

南，齊侯時次于河。乃伐河內，齊侯皆斂諸大夫之軒

唯邴意茲乘軒，以其言當。齊侯欲與衛侯乘共載。

與之宴，而駕乘廣載甲焉。使告曰：晉師至矣。齊侯

欲與衛侯乘，而難言之，故與之宴，而陰駕乘廣載甲，以備急卒乘之，使人詐告曰：晉師至矣。遂欺衛

侯，與之偕乘也。或告無晉師者，亦為齊侯所欺。為實聘晉師也。齊侯詐謀，以成同車之志。及上文斂

諸大夫之軒，皆同兒戲。故傳並書，以明其不能有為耳。詳味欲與衛侯乘，及使告二句，傳意自明。杜

云：傳言齊侯輕，是以齊侯為實聘晉師，蓋讀使為疎吏反也。然則所謂使者果誰之使也。義不可通。

要之，杜亦為齊侯所欺耳。齊侯曰：比君之駕也。寡人請攝，以已

車攝代衛車，乃介而與之乘，驅之。或告曰：無晉師

乃止。傳言齊侯輕，所以不能成功。晉趙鞅謂邯鄲

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十年

趙鞅圍衛，衛人懼，貢五百家，鞅置之邯鄲。今欲徙

著晉陽晉陽趙鞅邑

馬宗璉云趙有側室曰穿正是其後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衛是以爲邯

邯言衛以五百家在邯鄲常爲是故與邯鄲親而

寘諸晉陽絕衛之道也不如侵齊而謀之侵齊則

齊當來報欲因懼齊而徙則衛與邯鄲好不絕乃

如之而歸之于晉陽欲如是謀而後歸衛貢

陸祭

如之者與上十年使如之義同蓋實侵齊而歸衛

貢非謂欲如是衛案乃如之侵齊而謀之也而歸

之于晉陽者衛時屬齊待齊人來伐將爲恐衛貢

應之之狀而歸之于晉陽此時猶未歸故趙孟怒

之耳上句序事下句序意故傳置

而字以別之杜陸各得其一矣

趙孟怒召午而

囚諸晉陽趙鞅不察其謀謂午不用命故囚之使

其從者說劍而入涉賓不可涉賓午家臣不肯說

劍入欲謀叛乃使告邯鄲人曰吾私有討於午也

二三子唯所欲立午趙鞅同族別封邯鄲故使邯

鄲人更立午宗親遂殺午趙穆涉賓以邯鄲叛穆

趙午子夏六月上軍司馬籍秦圍邯鄲邯鄲午荀

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壻父曰姻荀寅子

娶吉射女而相與睦故不與圍邯鄲將作亂作亂

攻趙鞅董安子聞之安于趙氏臣告趙孟曰先備

諸趙孟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爲後可也安子曰

與其害於民寧我獨死懼見攻必傷害民請以我

說趙孟不可、晉國若討、可殺我以自解、說秋七月

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官、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

衡案、晉人圍之而不肯降、經所以書叛也、范臯夷無寵於范吉射、而欲

為亂於范氏、臯夷范氏側室子、梁嬰父嬖於知文

子、文子荀躒、文子欲以為卿、韓簡子與中行文子

相惡、簡子韓起孫不信也、中行文子荀寅也、魏襄

子亦與范昭子相惡、襄子魏舒孫曼多也、昭子士

吉射、故五子謀、五子范臯夷、梁嬰父、知文子、韓簡

子、魏襄子、將逐荀寅、而以梁嬰父代之、逐范吉射

而以范臯夷代之、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

禍者死、載書在河、為盟書、沈之河、今三臣始禍、而

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冬十一月、荀躒韓

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二子將

伐公、齊高彊曰、三折肱、知為良醫、高彊齊子尾之

子、昭十年奔魯、遂適晉、唯伐君為不可、民弗與也、

我以伐君在此矣、三家未睦、三家知韓魏、可盡克

也、克之、君將誰與、若先伐君、是使睦也、弗聽、遂伐

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從而伐之、丁未、荀寅士吉射

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為請、經所以書趙鞅歸、十二

月、辛未、趙鞅入于絳、盟于公宮、傳錄晉衰亂、初衛

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欲令公臨其家，退見史

鮪而告之。史鮪，史魚也。衡案：本或無注末也。字，今從翻宋經注本。史鮪

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

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

鮪曰：無害。子臣可以免。言能執臣禮，富而能臣，必

免於難，上下同之。言尊卑皆然。成也。驕其亡乎？成

文子之子。惠棟云：世本曰：衛獻公生成子當，當生文子拔，拔生朱，為公叔氏。鄭康成曰：朱

春秋作成，阮元云：凡人名多用成字，唯此用成守字。富而不驕者鮮，吾唯

子之見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成必與焉。與禍難，

及文子卒，衛侯始惡於公叔成，以其富也。公叔成

又將去夫人之黨，靈公夫人南子黨，宋朝之徒，夫

人愬之曰：成將為亂，為明年成來奔傳。

經：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成來奔，衛趙陽出奔宋，陽趙

黶孫，書名者親富不親仁。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

孫佗帥師滅頓，以頓子祥歸。夏，衛北宮結來奔，亦

黨公叔成，皆惡之。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於越、越國

也，使罪人詐吳亂陳，故從未陳之例。書敗也。檇李，吳

郡嘉興縣南，醉李城。陳樹華云：史記越世家正義引注：南下多有字，醉作檇，案有字

當有，檇當依此注作醉，蓋醉李與檇李音同而字異，故杜存疑云：有醉李城耳。吳子光卒，未

同盟而赴以名。公會齊侯、衛侯于牽，魏郡黎陽縣東

北有牽城、公至自會、無傳、秋齊侯宋公會于洮、洮曹地、天王使石尚來歸脤、無傳、石尚天子之士、石氏尚名、脤、祭社之肉、盛以脤器、以賜同姓諸侯、親兄弟之國、與之共福、衡案、說文、脤作禩、鄭注、周禮、地官、掌脤之屬、其作脤者、乃俗字也、衛世子蒯聵出奔宋、衛公閱本監本、脤器之脤作脤、神之則謂之禩、據其器則謂孟彊出奔鄭、彊書名、與蒯聵黨、罪之、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無傳、稱宋公之弟、例在十年、大蒐于比蒲、邾子來會、公、無傳、會公于比蒲、來而不用朝禮、故曰會、城莒父及霄、無傳、公叛晉、助范氏、故懼而城二邑也、此年無冬、史闕文、

傳十四年、春、衛侯逐、公叔戍與其黨、故趙陽奔宋、戍來奔、終史魚之言、梁嬰父惡董安于、謂知文子曰、不殺安于、使終為政於趙氏、趙氏必得晉國、盍以其先發難也、討於趙氏、文子使告於趙孟、曰、范中行氏雖信為亂、安于則發之、是安于與謀亂也、晉國有命、始禍者死、二子既伏其罪矣、敢以告、告使討安于、趙孟患之、安于曰、我死而晉國寧、趙氏定、將焉用生、人誰不死、吾死莫矣、乃縊而死、趙孟尸諸市、而告於知氏、曰、主命戮罪人、安于既伏其罪矣、敢以告、知伯從趙孟盟、知伯荀躒、而後趙氏

定祀安于於廟、趙氏廟、頓子詳欲事晉、背楚而絕
陳好、二月、楚滅頓、傳言小不事大、所以亡、夏、衛北
宮結來奔、公叔戌之故也、吳伐越、報五年、越入吳、
越子勾踐禦之、陳于檇李、勾踐越王允常子、勾踐
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敢死之士往、
輒為吳所禽、欲使吳師亂取之、而吳不動、使罪人
三行、屬劍於頸、以劍注頸、而辭曰、二君有治、治軍
旅、臣奸旗鼓、犯軍令、不敵於君之行前、不敢逃刑、
敢歸死、遂自剄也、師屬之、曰、越子因而伐之、大敗
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姑浮越大夫、闔廬傷將指、

取其一履、其足大指見斬、遂失履、姑浮取之、還卒
於陘、去檇李七里、釋經所以不書滅、夫差使人立
於庭、夫差闔廬嗣子、苟出入、必謂己曰、夫差而忘
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
後三年、哀元年、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衛侯于脾
上梁之間、脾上梁間、即牽、謀救范中行氏也、齊魯
叛晉、故助范中行也、析成鮒、小王桃甲、率狄師以
襲晉、二子晉大夫、范中行氏之黨、戰于絳中、不克
而還、士鮒奔周、小王桃甲入于朝歌、秋、齊侯宋公
會于洮、范氏故也、謀救范氏、衛侯為夫人南子召

宋朝南子宋女也朝宋公子舊通于南子在宋呼

之會于洮大子蒯聵獻孟子齊過宋野蒯聵衛靈

公大子孟邑名也就會獻之故自衛行而過宋野

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豸婁豬求子

豬以喻南子艾豸喻宋朝艾老也衛案艾如少艾之艾美好也豸

牡豕也善淫史記始皇本紀夫為寄豸注云夫淫他室若寄豸之豬也故以喻宋朝耳大子

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速大子家臣少

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大

子大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見大子

色變知其欲殺己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

臺大子奔宋盡逐其黨故公孟彊出奔鄭自鄭奔

齊大子告人曰戲陽速禍余戲陽速告人曰大子

則禍余大子無道使余殺其母余不許將戕於余

戕殘殺也若殺夫人將以余說余是故許而弗為

以紓余死諺曰民保於信吾以信義也使義可信

不必信言冬十二月晉人敗范中行氏之師於潞

獲籍秦高彊二子黨范氏者終景王言籍父無後

馬宗璉云呂覽中行寅淶於黃籍秦高彊墨子無黃字是二子乃黨中行氏杜注二子黨范氏不若

墨子據又敗鄭師及范氏之師于百泉鄭助范氏

故并敗

經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麇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無傳不言所食處舉死重也改卜禮也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夏五月辛亥郊無傳書過壬申公薨于高寢高寢官名不於路寢失其所鄭罕達帥師伐宋齊侯衛侯次于渠蔭不果救故書次邾子來奔喪無傳諸侯奔喪非禮秋七月壬申妣氏卒定公夫人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無傳九月滕子來會葬無傳諸侯會葬非禮也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吳乃克葬辛巳葬定妣辛巳十月三日有日無月冬城漆邾庶其邑正義莊二十八年傳曰凡邑有宗廟

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漆本邾邑不得有先君宗廟而稱城者釋例曰若邑有先君宗廟則雖小曰都尊其所居以大之也然則都而無廟固宜稱城城漆是也衡案都本王子封邑之稱見於周禮傳云都城之過百雉未必盡有先君之廟也然則大邑曰都邑有先君之廟雖小亦曰都傳各舉其一耳

傳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邾子益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玉朝者之贄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不合法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嘉事朝禮高

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爲此年公薨、哀七年以邾子益歸、傳吳之入楚也、在四年、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俘取也、楚既定、胡子豹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爲、多取費焉、二月、楚滅胡、傳言小不事大、所以亡、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以微知著、知之難者、子貢言語之士、今言而中、仲尼懼其易言、故抑之、鄭罕達敗宋師于老丘、罕達子齧之子、老丘宋地、宋公子地奔鄭、鄭人爲之伐宋、欲取地以處之、事見哀十二年、齊侯衛侯次

于蘧、挈謀救宋也、秋七月壬申、嬖氏卒、不稱夫人、不赴且不祔也、赴同祔姑、夫人之禮、二者皆闕、故不曰夫人、葬定公、雨、不克襄事、禮也、襄成也、雨而成事、若汲汲於欲葬、葬定嬖、不稱小君、不成喪也、公未葬、而夫人薨、煩於喪禮、不赴不祔、故不稱小君、臣子怠慢也、反哭於寢、故書葬、冬、城漆、書不時、告也、實以秋、城、冬乃告廟、魯知其不時、故緩告、從而書之、以示譏、

左傳輯釋卷二十三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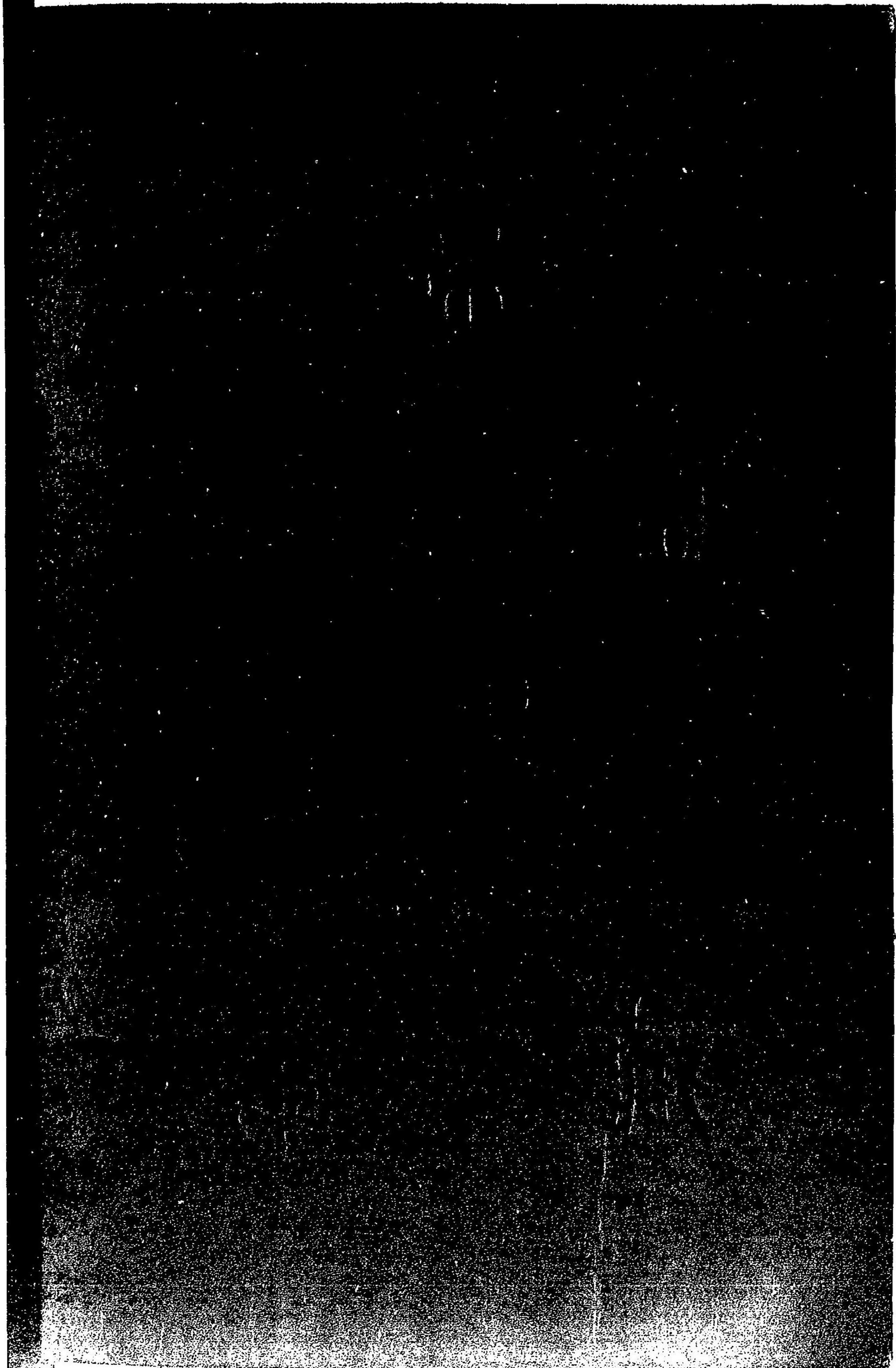
彥根

成瀨谷
箕子發

拔字

137
21
43





127
2/3
43

左傳輯釋

十九